



正宗大王御製衣

正宗大王
文
繪音乾

九

共二十二

16
2312
10



綸音

歲首勸農

畿甸湖廣民慰諭

卽昨日

刑具釐正

先大王世室

逆臣金尚魯追奪

慈宮進號

設賑諸道

文女罪惡

禪月不用樂

字極

宋時烈追配孝宗廟庭

初元朝參日

和順貴主旌閭

科制變通

英陵 寧陵展謁日

貞聖王后上尊號收議

洪麟漢鄭厚謙罪惡

觀耕臺觀刈日

朝參日諭百官

朝祖禮遵五禮舊儀

諭濟州父老

褒錄戊申功臣

除罪人已故者追律

嶺南慰諭使

咸鏡南北關民慰諭

金龜柱罪狀

命編國朝寶鑑

加髡申禁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五十四

正宗大王文

卷之五十五

正宗大王文



正宗

列聖御製目錄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四

正宗大王

文

即昨日綸音

丙申

王若曰嗚呼寡人 思悼世子之子也 先大王
 為 宗統之重 命予嗣 孝章世子嗚呼前日
 上章於 先大王者大可見不貳本之予意也禮
 雖不可不嚴情亦不可不伸饗祀之節宜從祭以
 大夫之禮而不可與 太廟同至於 惠嬪宮當
 有京外貢獻之儀亦不可與 大妃等其令所司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四

議于大臣講定節目以聞既下此教恠鬼不逞之徒藉此而有不敢言之言則嗚呼先大王遺教在焉當以當律論以告先大王之靈咸須知悉

逆臣金尚魯追奪官爵綸音

嗚呼金尚魯之罪可勝誅哉當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恭默閣入侍敢以罔測不道之語肆奏前席苟有一分北面之心萬古天下豈忍發此等凶言於兩宮之間乎先大王嘗譬之馮道壬午年復設東宮之後教予小子曰尚魯汝讎也予之勒令致仕所以白予心於天下後世也壬午事雖

不敢更提於他日前壬午五年之時釀壬午五年後兆即一尚魯而已公除之後擬欲洞諭昨夜取見政院日記月日不差爽故奉朝賀金尚魯當追施逆律以正君臣之大義使亂臣賊子知所懼而追律既有先朝禁令為先追奪官爵

布告文女罪惡綸音

王若曰嗚呼當此月逢此日崩霄摧咽如不欲生嗚呼以予今日之心豈忍發號施令而噫嘻聖國窮天極地之罪惡予之所以腐心鑠骨而含憤茹痛者也若於今日不為洞諭百官萬民何以知此

賊之本末而共憤於窮天之罪胥痛於極地之惡也哉嗟爾小大臣庶明聽予哀苦之辭嗚呼聖國之罪惡不可以十百計而千罪萬惡無非罔測絕悖不忍提不忍言之凶圖逆節也夫彼聖國以僕隸之賤有虺螫之性內挾妖妹外結賊相凡所以日夜綢繆者苟非篡奪之計即是弒逆之謀粵自癸酉以來其志愈肆其謀愈急後庭深處鑾輿幸臨則聖國與其妹潛間我兩宮為言罔極或曰某日為某事某時行某事無時不潛間無事不潛間嗚呼當時毓德春宮令聞日彰而聖國則

乃謂問寢不以時視膳不以時甚至殺越人命漁取女色等語欲試眩惑天聽之計此特構捏之一端嚙啗之初階也凡茲數事已是覆載之所難容則况且樂善之火崇於聖國禁井之變由於聖國痛矣痛矣此豈予所忍提道者而只開端倪不明聖國弒逆之謀則今日臣庶安知我大行大王天地之仁日月之明哉儻非我大行大王逆折姦萌屏逐間里使不得接跡於宮禁則宗社之危國本之絕可立而待也幸賴我大行大王止慈之恩燭姦之聖使宗社幾危而復安國本

幾絕而復續此非但予小子含恩頌德沒世不可
忘將且有光於天下萬世也嗚呼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嗚呼皇天不吊我東土 大行大王慈覆之
德如彼其摯且切矣則 先親前日之沉痾庶幾
由是復常而醞釀之凶計既久疑懼之積漸難醫
嗚呼伊時則不但問寢可得以時視膳可得以時
之時也我 大行大王亦嘗頻遣左右問其起居
之安否察其飲食之多少此乃慈孝 兩宮之一
大好機會而其奈 患倭之轉益沉痾而莫可平
復何哉天乎天乎胡寧忍予噫嘻痛矣聖國之罪

雖千劓萬戮何足以少贖貫盈之惡而少洩神人
之憤哉每當文女有娠之時潛求良人之子表裏
交煽陰圖篡奪此正不韋盜秦之謀僧朏亡屨之
術不但宮省之中有口皆傳抑亦市井之間有耳
皆聞此實亘古今所未嘗聞所未嘗有之亂賊也
每一念至重為之心寒而骨顫嗚呼記昔予三歲
時 大行大王見和寧與予言而教予勿復語及
予之長常提不臨延齡君家之事以訓予曰兄弟
之情非不至矣所不忍者禩嬪祠版之同在一室
以此推之可以仰 大行大王指教予小子之微

意也嗚呼如禎嬪微細之故而以大行大王友于至德猶且不臨延齡之家况予之所以罪文女何可已乎罪聖國又何可已乎臚列罪狀昭示八方已及於處分之傳教而欲書則涕不禁欲言則聲先吞不忍泚筆泯默至今矣悲慟交集中宵不寐苦枕呼燭敷此心曲咨爾大小臣庶咸須聽悉先正文正公宋時烈追配 孝宗大王室廟

庭綸音

昔在我 孝廟朝先正宋文正公以不世出之大賢膺不世有之殊遇 聖祖授以仔肩之託先正

期以鞠躬之誠而其昭融契合密勿謨猷即春秋之大義也夫知遇如此其殷際會如此其盛而配食 孝廟迄未舉焉非但為朝家之闕典予惟念於昭 聖祖在上之靈安知不有待於芬苾焄蒿之時乎今之議追配之禮者或以本朝所無為言或以前史所載為證前史所載雖多不足為本朝之例至若本朝所無云者此政無稽之說也不亦固乎如翼成公黃喜之追配 世宗大王廟庭文敬公金安國之追配 仁宗大王廟庭茲豈非我朝之成憲今日之明據的證乎予則曰 聖祖之

於先正既有非常之際遇則予後人所以崇報先正者又當講究非常之典禮舉而行之已例有無元不足較計嗚呼師先正之道法先正之言者環顧域中果未知其幾許而尊德之心秉彛所同必將泯然一辭莫或有異論於其間也事在曠古禮豈循常可令所司追配先正臣議政府左議政文正公宋時烈於第九室 孝宗大王廟庭

科制變通論音

王若曰予聞諸程伯子之言曰天下事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方今朝廷之大弊莫有甚於科舉

倖占者滔滔一年甚於一年一日甚於一日幾何而人不得為人國不得為國乎大抵科舉之制非古也古之取人之道禮樂以成其材詢咨以簡其賢降及後世里選之法壞而漢之科制剝焉賢良孝廉之分其道續食計偕之備其禮雖有教士尚賢之意而三代賓興之盛則已掃如耳專以詞賦始於隋唐間以經義昉於宋元而彼以聲韻為學此以帖誦為能則古人所謂日誦萬言何關治體者真的確論也逮夫 皇明損益歷朝之制隔簾而禁其交通分房而策以治道其視前代之徒取

詞藻不啻若遼越我朝取士亦用科目或咸聚八路之士而廣舉之或只試館學之儒而略取之明經製述之分其制而有初試會試之法增廣式年之殊其名而有大科小科之目法制不一名目寔繁國有慶賀設科取士則志在同慶而取唐家增廣之名也秋以初試春以會試則各有定歲而用皇明式年之制也所謂別試必在丙年或遇邦慶而行之所謂庭試必設殿試或備講式而取之此皆無異乎增廣式年之大科也親謁聖廟則有謁聖之試時值令節則有節製之試此特 列聖朝

慰悅多士之一時殊渥也明經之必以四書三經為法者蓋欲得經行之士而亦使為士者必皆從事於斯不馳騖於他歧也製述之必以論策賦表為制者論以觀其論議策以叩其經綸賦以取其文辭表以用之館閣上之所以舉賢而共國者必用是規下之所以出身而事君者亦由此路則儘乎科目之規實為朝廷之一大政然而制非不美而久則生弊名非不善而實則無效朝家之設科前後何限而未聞得賢之譽舉子之決額踵武相接而未有需世之材烏在其立法定制之本意也

哉必也隨弊而改其方觀時而適其宜稍存舊法
嚴其考試之規略倣古制修其選舉之政則此豈
非大易所謂變則通通則久者耶挽近以來科弊
愈甚舉子則罔念一試奔馳之警未聞三分舉業
之誨主司則藻鑑不明而冬烘貽誚黜陟不公而
春卿失才臨科申禁徒歸文具徒以國體損而士
趨壞至若卿相家子弟倖占一第不問才學之如
何歷敷華顯把作自己之物豈但為今日之大可
寒心他日主試取士亦將委諸此輩之手史所稱
謬種流傳者亦云近之環顧今日之士科累人歟

人累科歟為士者自在少壯時不得聞君子之大
道乃反閉門學詩賦至於天人性命全體大用之
學不啻若芭籬邊物科法之壞了人才有如是夫
楊綰所謂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弟其反
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者政為今日道也噫取士
之法莫善於鄉舉里選而莫不善於功令考試三
代盛時仕道有二由鄉學而進者掌於鄉大夫而
用之在大司徒由國學而進者掌於大樂正而用
之在大司馬設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而賓興之分
選士俊士造士之名而爵祿之此法今可復行歟

科場防奸之道莫嚴於 皇明隔屋之制內則考
試官主之外則監試官主之又令提調官總察之
此法今可行歟自夫科法既刵之後其法意之甚
善者惟西漢為然朝廷之所求者惟資賢良孝廉
而必能備禮旁搜士子之所習者惟在聖學時務
而不肯枉已自售先儒所謂去古未遠深得求賢
之要道者此也今可行此法歟古之論科法者甚
多而固莫如朱夫子貢舉議之周詳縝密其議則
諸經及四子分年試義諸史及時宜次年試策使
治經者持守家法答義者通貫經史則士無不通

之經不讀之史而可用於世矣惜乎當時雖未上
聞天下莫不稱誦則先儒所謂後世貢舉之法未
有過焉者非虛言也今可行此法歟今之科弊不
可不蘇革其所蘇革之道不可昧於古而泥於今
亦不可滯於今而忽於古苟能酌古參今適於時
中則成周鄉舉之制可以做歟 皇明隔屋之制
可以比歟西京孝廉之制可以舉歟朱子分年之
制可以行歟此果有不失古意而亦有合行於今
日者歟咨政府館閣之臣可各以議進之

賊臣洪麟漢鄭厚謙等罪惡播告綸音

王若曰嗚呼辛壬之事尚忍言哉釁孽之徒鳥獍之種乃敢異論於建儲之策歧議於代聽之教陰謀滋長怨心轉痼馴致戊申之亂釀成乙亥之變滔天之禍急於燎原幾使宗社顛覆搢紳塗炭相厥所自自於辛壬而辛壬之時不能掃蕩畢竟禍胎終至於莫可救之境此為已然之轍方來之鑑則茲豈非今日君臣上下所可懲前而毖後者哉近日凶逆之獄其端雖微其流甚大始也猜克於儕流之間中焉爭抗於貳極之尊末乃肆傳不道之說顯有不滿之心至于今御極之後謀

愈急而計愈密其所以爛漫綢繆狼藉和應者即考輝鏡夢之所不敢道於辛壬者也噫嘻是何心肝是何腸肚為今日北面之臣苟有一分秉彜則固不敢萌於心而發諸口况是渠輩之徒黨家世簪纓受國厚恩躡躋清顯坐致富貴則有何怨懟於國家者而效此辛壬凶徒之覬覦於矢志之後哉此予之尤所痛駭於凶逆之徒黨者也原夫獄事之顛末即是凶徒之交通官闈締結戚里蹤跡詭祕脈絡通關團聚而伺釁醞釀而闖發奸毒之計未行而狠怒之意益深如困獸之反噬惡草之

旋生至于今番事端之作而極矣予今不論在廷諸臣既未知凶徒之謀又不見鞫獄之案則何以知曩日儲宮之孤危國勢之岌岌哉嗚呼當日之事誠不忍更提亦不欲盡說略舉其萬一以諭中外嗟爾臣庶靜聽無譁向予在儲之時戚里近習未嘗假借者誠以予之若浼之性不合於側媚之態也以此之故異志不逞之徒左右潛伺日夕陰探者亶在翦除儲君之羽翼眩惑儲君之心志凡係近侍僕御以至掖庭賤隸布植渠輩之爪牙部曲儲君之一言動一語默無不聞之無不知之把

持牢籠不可以筆舌道也當此之時予之不得解衣而寢者不知其幾許月則到今思之其孤危岌岌之狀可謂汲汲乎殆哉戚里近習既皆如此左右前後又無可恃賴此一官僚之竭心保護至有今日凡為戕害此人之計者乃是翦除羽翼之凶心是故逮至昨秋流言益甚用計益急觀於令宮僚捨予避禍之教可以知事機之迫在呼吸也何幸天心止慈姦情照燭至月之初殿座還內之日已有所下教於宮中者則渠輩於此無辭沮遏故乃以御將執手之說泥峴竊柄之語又以與

書金尚默之言包得無限罔測底意內外煽動恣
意恐喝使予為渠輩之所脅持而不得受 先朝
之明命又於二十日筵中麟漢以三不必知之說
肆然仰對以至三十日筵中揮手止之之舉而無
忌之心極矣予猶寬假而曲恕若重臣徐命善之
一疏辭理嚴正打破其凶謀則怨憾次骨毒螫向
人及當聽政之後窮鬼之計愈往愈急喚出妖雲
以為翻覆之圖渠輩以為春間痰候少差之時密
奏雲書則臨門之舉可以唾掌而待又以為雲書
中温室樹查問則可以一網打盡矣又以為宮僚

翦除則徐命善輩如摧枯拉朽噫嘻是何心也歷
觀前史逮治東宮官僚果是何許時也則渠輩以
此為翦除羽翼之要方妙計至于臘月二十一日
內設盛饌進之外以妖雲急書投之伊日即試取
之日也渠輩又以為今日試事觀之 聖侯之不
勞於臨門可以知之至欲朝呈雲書暮售凶計幸
賴天佑 宗國 聖鑑孔昭未試巧慳之術旋有
懲討之論則囚人南間之說出於厚賊之口理外
湛滅之語登於麟漢之啓憤鬱交中怨懟弮心乃
於即阼之後當日怨國之徒各以其罪并在掃除

之科而戚里半在其中所謂戚里無非角立國家
讎視君父者則顧安有藩蔽之可恃宮闈之間又
甚孤危亦無保護之可言則言念國勢其為凜然
而寒心者又非在儲時比自在春宮以至今日左
右近侍者只是一介臣則如有一分為 宗國之
心豈忍必欲除去使予孤危而益無所恃也大抵
漸磨既久根柢且固言其兆朕始予潛德之時究
其權輿實自浮言之日其所煽惑譎張之狀殆乎
無人不聞無人不知誠予不欲汙口不忍泚筆毋
論事之某事言之某言無非渠輩之所為設使渠

輩初無所犯其所傳聞而流入者皆因渠輩之黨
則渠輩雖欲發明得乎渠輩設有似此之陰謀詭
計不從渠輩而聞之則予何知之不徒此也由渠
輩之浮言為渠輩之脅持曾無一日而弛心一時
而安坐此予之飽經而備嘗者也嗚呼養德春宮
朝夕講筵所與討論者不過經史則渠輩抑獨何
心做出無根之言作為傳說之資乎宮官雖甚無
狀設有云然之說予無所答則安有酬酢之可言
乎又如渠輩之浮言則宮官之無狀姑無論予之
不能潛德可以知之噫嘻儲君之於廷臣亦有君

臣之分以廷臣而無禮於儲君者其可謂之有臣節乎自不覺其歸於欲驅宮官而反逼儲君之罪真所謂欲巧反拙者也聽政之前初無政令事為之聳動瞻聆則渠輩敢以浮言為惑世之欄柄聽政之後既有設施注措之昭布耳目則渠輩反以譖言為害人之機關其計窮而其勢急則一轉而有雲書再轉而為淵奏聲氣似殊志味相連枝葉纔治窩窟旋綻到今凶逆之徒即前覬覦之輩此予所謂其端雖微其流甚大者也從古亂逆不一其跡雖有稱兵之賊跋扈之凶而未有如近日諸

賊之傍伺陰蓄始於在儲之日至于即阼之後也若商輅以麟漢之切姻敢生怨恨之心貽書趾海以重臣之疏曰以機關陰祕又以為景象危怕末又曰近以風色之不佳脾胃不定噫重臣之疏即是為宗社大計則曰以機關者指意何歸機關之不足又以為陰祕聽政之日何等時也授受正大朝象清明則渠獨何故始焉危怕至於不定耶其心所在路人所知又若善海亦以重臣之疏謂之下語陰慘則是與商輅腸肚相連者也若趾海纘海麟漢之血黨若淵敬彬相簡之死友趾海則

商輅之書往復於聽政之時宗厦之說酬酢於登極之後續海則帳殿親問之下肆然而發惡商輅叵測之書不以為凶言若淵則感麟漢為國邊之恩預相簡翻案之謀秦淵為忠赤麟漢為國邊之說本情已綻因山後某般討逆為迎合之語真贓畢露至以用人專任謂之以舉國以聽庚申獄事引之為自明之端其排布設置之狀渠既自服而受人之指嗾為人之嚆矢則即一渠黨中孤雛腐鼠敬彬則不參聽政朝參之事已無臣節少論欲殺老論之說共濟父惡講張書筵之說輒矢口而傳

人翦除宮官之謀率攘臂而稱先究厥罪狀不可殫記然而凡此數賊之罪惡非不貫盈特不過蝨附秦養為渠輩之卒徒苟究其本相簡恒烈是已惟彼相簡恒烈俱以狐狸之性濟以虺螫之心聲勢固結於麟漢奧援潛通於厚賊轉相汲引暗自結納門生之教人參之饋苟非情之至密愛之至深者固如是乎以故相簡恒烈在宮僚之時則渠輩莫不吹噓延譽及其解宮僚之後則渠輩又復薦引恐喝不勝其紛紜一或不得遂其意而副其望則胥動浮言噂沓背憎乃曰昨日書筵論及某

事今日召對酬酢某言特以一二事言之昨夏科
試曰以予將起獄昨冬代點曰以予有用意朝言
而暮已入昨說而今已徹是果孰言而孰傳之歟
當是時也以予孤危畏彼氣勢既不能嚴辭退斥
則毋寧溫言異辭以探其本故其根因端倪予已
熟知之矣似此等事於渠薄物細故其所包藏其
所干犯若止於此等事而已則人命至重豈不用
寬貸之典王言宜簡何如是播告之脩耶噫嘻往
在戊己辛壬之間世道屢變渠輩當局之後相簡
與恒烈於講筵敢曰邸下不扶邸下之外家而不

除不利之徒則戊己之徒固當為大北而邸下亦
將如何重言復言威之脅之噫嘻痛矣予以孤露
之餘所依賴以生者惟是 慈宮也且於奉朝賀
元無欲害之心則渠輩初何敢以大北等說擬議
於其間為人臣亦何敢以此等之說肆然直陳於
儲君之前哉此予所以至今駭痛久而不忘者也
渠輩初為此疑亂恐動之言欲為嘗試之計予既
嚴斥而不得遂則又轉而為迎合之謀乃於直中
杯酒之間兩賊屏人而相議已已之餘論又從以
流聞於予將作他日容悅媒寵之資是以相簡之

招既曰果有謀議於恒烈恒烈之招又曰果有傳說於某處云則其陰慘巧惡之前後情節即前古所未有之亂臣賊子也大北之說既不得行已已之論又不敢售則潜附養厚陰結泰淵今日做一訛言明日做一訛言集千古人君所無之失德厚謙恐喝於內麟漢威脅於外直使子晝夜煎熬日夕危凜漢之梁冀之惡不足以比於麟漢唐之士良之罪不足以浮於厚謙此非特麟漢厚謙之所自辦者也專由於諸賊之慙慙煽惑巧密排布之致外面驟看則相簡之於厚謙似不從游恒烈之

於泰淵似不親密而養厚出沒於中間泰淵綢繆於左右同一妖肚同一凶言千方百計或誘或脅欲使子墮渠輩圈子之內何幸天誘子衷子志予守愈久愈固則是乎舉懷自危之心又思自全之計輾轉層激窮凶極惡幾使予不安於儲位及夫聽政之後狼心益狠鳥腸愈肆至以光明之義理欲為沮敗則不可不除羽翼之官僚也羽翼之官僚欲為除去則不可不進心腹之人也心腹之人進用然後可以行曾臆之惡而惜乎麟漢之不得以趾海為相也其所密圖於內力薦於外者若

得售於聽政之前則國家之事其將奈何言之髮
豎思之眦裂以至今番若淵之招而怨國不道之
狀尤為昭著難掩恒烈相簡真所謂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揔而論之專出於得失之患終歸於辛壬
之逆此予所以謂之以始也猜克中焉爭抗末乃
不道不滿於御極之後者也噫嘻謂天可欺天可
欺乎謂神可誣神可誣乎姦情自露罪人斯得國
勢因是而賴安予誣由此而快辨則此豈非上天
之休 宗社之慶哉雖然辛壬之所以為戊申乙
亥者特以當日之凶徒誑誘草莽鄉曲無識之類

以為亂階予於今日若不洞諭前後之姦狀明示
誅討之本意使八域臣庶咸知諸賊之所以為凶
逆則安知無今日之為辛壬之徒者嘯聚餘黨團
結無賴以復圖戊申乙亥之變哉且夫諸賊多出
於故家大族則其姻婭親友之間漸染其氣味訛
惑其論議者必多其人皆從罔治之意俾底惟新
之化咨爾中外臣庶咸須知悉

朝祖禮遵五禮舊儀綸音

朝祖之禮屢命收議者蓋以古禮既不可猝復
遺意亦不忍或違欲期於得當也大臣儒臣禮官

之意皆曰古禮則古今之異宜而難行丘氏之說則苟簡不可行至於遣官替告以旌代辭甚為苟簡云云古禮既不可復則毋寧一從國朝已行之禮之為得今見章氏之言與先正之議足為可據之資在于 先朝獻議之時如有引此兩說建白者豈不斷然從之乎傳所云善繼善述者謂其事之以禮顯揚先德今若深加裁量亟除苟簡之禮豈不有光於 先大王志事而唯我 先大王陟降之靈亦必悅豫於禮文之得當謀之既廣斷之宜獨朝祖一節依五禮儀

除罪人已故者追律加律綸音

法者天下平也雖以人君之尊操生殺之柄決不可以一毫私意低昂於其間唯視罪之淺深而法以之輕重焉是以斷死罪未死而必捧結案既死而必準律文者即我朝不易之常典也向者一罪囚之援用東鼎之例兩賊魁之傍照考輝之律者雖出於一時嚴懲討之意而實非先王寧失不經之義也噫讎如尚魯聖國逆如商輅翔雲而亦不得以私意而參錯好惡而低昂兩賊之若是用律此豈法者天下平之義乎自今以後未結案而用

逆律身已死而追施孥籍結案於次律而加用極律之法一併除之既知其非何嫌銷刻處分之在於先朝以外亦皆依今受教施行

戚臣金龜柱罪狀洞諭綸音

噫戚里為國家之害從古皆然予自在冲齡深知其弊雖賢如廣國才如陰識猶不可使之預聞朝政况互相攻擊凶國禍家厥罪惟均者乎一戚里之罪臚列已盡舉國咸知不必更誥而金龜柱之暗地情狀中外之人何以知之當溯其本源而言之矣龜柱初與厚謙綢繆排布結為死交合力而

攻奉朝賀如欲原情而曲恕則不害為屬之公議而聽言聞謀本事之決非出於公正之憤則知之久矣且於論奉朝賀之罪少有不愜於意則雖以儲君之尊敢欲爭抗乃於辛卯二月初五日駕詣舊邸之夜金漢者與厚謙暇予不隨駕之時乘間私覲眩惑天聽無所不至竟有宮城扈衛之舉時值夜深而惟聖德之或有傷損予詣慈殿奏曰奉朝賀既無推戴之跡則至作此前古所未有之變不自覺其上累聖德此何舉措奉朝賀雖有許多罪辜今日之事即是構誣以此殺之

非其罪也即速下書於承候之人緩此事機以光
聖德是臣所望也予於伊時攻斥之公議亦不以
為非之至於非罪構誣常以為不可惟彼初五之
事出於公憤乎私憾乎以私憾而累 聖德厥罪
何居及夫 回鑿之日 先大王教予曰兩戚里
相攻國家之憂不少苟非 先大王至仁至明洞
燭其欲殺之心出於私憾則雖於其時殺奉朝賀
能服死者之心而解天下後世之惑乎苟非 慈
殿明於大義止於慈愛重小子之言而為國家深
慮則亦何以戒飭戚屬得至解紛乎究厥罪狀一

則龜柱二則龜柱嗟彼漢者性本純慈為其姪所
威脅而恐喝自陷於指使同情之歸吁亦哀哉亦
何深責且龜柱必欲殺奉朝賀之心橫著腸肚愈
往愈甚垂機抵隙闖發不已不念貽累 聖德不
顧語犯莫重不憚得罪儲君噫辛卯之春既不得
殺奉朝賀則及至其秋又以某年罔極不忍聞之
說恐動之此事予不索言而予於九月二十二日
召金漢耆於廷班而見之縷縷面諭者有焉蓋答
鄭履煥䟽批中上段辭意也至此而計又莫售則
又呈壬辰之䟽其䟽中一款是豈陳於 先大王

者而且以予為儲君則安敢筆之於書若是肆然無忌憚乎及予御極之初鄭履煥之疏又出而又提此不忍聞之說予之處分於德師一和輩者果是何許義理今又復提一字半句則是先王之逆臣先親之逆臣寡人之逆臣也若有一分嚴畏之心則乃敢如是乎至若追崇之說詳於筵話不必更論今予此教出於兩斤戚里鎮安朝著之苦心此正今日在廷諸臣明是非定去就之一大機會也以此令政府布示中外

歲首勸農綸音

附北關關東別諭○丁酉

王若曰民者國之本而農者又民之本也愛民明農即我列祖務實惇元之盛德至善而守令七事農最居先則民之所以為天國之所以為本從可知已每歲元朝輒下十行綸綽勸諭而興起之凡在承流守土之列者固當明白對揚罔敢或忽而挽近以來吏怠於職視以為常可勝歎哉今日予即阡之元年元正也體列祖子惠之德凡所以固邦本而裕民產者亦不越乎農之一字噫老農吾未學矣稼穡艱難予何以知之而無逸之戒七月之篇粗嘗聞瞽人之誦矣古語有之一夫耕

之十人食之露體塗足莫病於夏畦而秋場纒滌
冬糧輒竭官租僅完瓮盎已罄終歲勤勞之資不
足當縣門之入樂歲而妻子啼飢凶年則老弱填
壑重之以莅民者未見佩犢之美遊食者舉有懸
鶉之形節屋呼庚之狀宛在予目中為民父母寧
忍使斯民顛連也經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又
曰既富方穀苟不能仰事而俯育何責乎親君而
死長三之日四之日方屆倣載之期千斯倉萬斯
箱可占屢豐之祥咨爾方伯居留牧民之長體宵
旰之愍恤念民生之疾苦省耕課農補其不足灌

水疏堰究以實惠使地無遺利民奠其業以補我
一初懋本之治予不多誥

予以寡昧纘承我 列祖丕丕基志切愛民政
先利物而治不及於暮月化未洽於生民夙夜
祇懼罔或暇逸矧茲新正即予元年陽春布和
萬物方暢思欲對天之時體天之仁普濟我億
兆生靈而不幸東北二方饑饉最甚旱澇風雹
收穫無幾凍餒殿屎流散居多有土之民無穀
可食無土之民失所靡依催稅納租室家如罄
扶老携幼道路如織噫予為牧民之主一夫之

列聖御集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飢猶已之飢一夫之寒猶已之寒况今萬姓顛
顛如在涸轍為民父母使赤子不獲其所靜念
厥咎夜輒明發調賑之策日夕講究既付於道
臣申之以御史守令之辭陛下亦莫不諄諄面
飭凡任分憂之責者體予至意竭誠撫摩盡心
調卹使飢困者免於填壑流亡者得以安堵又
其種糧之俱乏者耕牛之未備者區劃勸分毋
令東作失期以貽嗣歲之憂嗚呼一命之士存
心於愛物猶有所濟况予享千乘之尊豈不能
活我兩道之民乎咨爾監司暨御史飭我列邑

布告父老凡可以利吾民而濟吾民者或以便
宜措置或以狀聞稟裁東北子大夫之有私積
者苟能體朝廷之德意周急卹窮有所拯活則
褒賞之典予何慳惜嗚呼德未能格天惠未能
及民至於蕩析離居今雖發倉移粟董飭分賑
是不過使飢者免死流者還集而已是豈足為
安生樂業之實惠也哉

刑具釐正綸音

附棍制
釐正教

王若曰予嘗觀宋朝故事藝祖開國之初慮獄囚
之瘦死命諸州長吏恤繫囚又以盛暑詔獄吏五

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寡人以為有宋屢百年基業之繇遠未必不基於斯云耳况我列祖欽恤之盛德即我家傳授心法予小子叨承丕緒敢不式克欽承對揚休烈之萬一也哉凡係欽恤之政固當隨處惕若而今當暑月又值三伏死囚之滯獄者屢被拷掠之餘繫之枷而鎖以杻真所謂蓬頭鬼形與鳥獸無異者噫當刑而不刑當殺而徑放適足為啓僥倖之門增罪戾之道殊非刑期無刑之義初不可擬論而其於審恤之方

勿以大罪小罪而區而別之一倣宋朝之故事舉以行之抑或為欽哉之一道咨爾京外有司之臣其宜惕念至若刑具制各有度笞杖之長廣圓徑枷杻之尺寸斤兩視其罪之淺深而異其制焉即是不易之關和也近聞京外決獄之地多不遵法以已之私而法亦隨而低仰不免為官長飾怒之具可勝寒心噫法者天下平也雖以人主操其柄而御其權猶且不敢以一毫偏私干於其間况乎命吏哉可并知委京外恤囚斷獄之際體予申勤之教恪謹遵行予聞化自近出政由內治京師之

刑部律集卷之五十四
獄如彼外邑奚論刑房承旨馳往法府法曹取其
笞杖枷杻之不如法式者一併收聚照法準視條
列以聞外邑鱗次差遣御史抽柱憑驗如其犯者
隨現重繩方伯及居留之臣劃即釐正已前之違
越格式者除非大不法屬之令前姑勿上聞

日昨以法府法曹笞杖等格式之一遵法度有
敕令而軍門之棍杖即軍中之法杖也以是昨
有各營棍制釐正之命命其釐正者蓋不欲偏
大偏小如搃廳之太大守廳之太小也予意祇
在適重適輕均其不均無甚大甚小之殊也若

或未會予意欲準偏大之制則欲均不均之制
而反致傷人之患欲準偏小之制則將以亂紀
蔑律而必增用棍度數俱非予釐正之本意各
營棍杖一併收聚詳細閱視參酌折衷均一定
制開錄啓聞至於一營之中大將與將官所用
之棍制本有大小亦當從前日差等之例至於
真木之棍 先朝既有禁令而今已久矣安保
其更不循謬或有營中留置者一一鳩集速即
燒火以聞

慈宮進號綸音 戊戌

嗣位而上號於 東朝 竢祔 廟畢陳冊寶禮也
惟予寡昧續承大位奉 慈殿為王大妃有司議
尊號如古禮居諸迅駛 先大王祔禮在近竢禮
舉行將進冊寶於 東朝惟予撫弓劔而增慟攀
綦組而播徽俯仰穹壤當作何懷禮隆顯號情著
報本此從古帝王尊親之令典在予寡昧亦可謂
欣感交中然獨於 慈宮不得上一字之稱則以
情以禮得無缺然而悵然嗚呼予所秉執之大義
在廷臣僚必已領會予不更事多誥而又或近於
貳尊涉於壓尊而予或拂義而任情非其禮而為

之則所謂崇奉非吾所謂崇奉而不以不當崇奉
之禮崇奉者乃吾所謂崇奉也嗚呼 宮園儀之
泣血撰次良以是也至於茲事既無嫌貳之可言
又屬揄揚之一道則其所舉緝典而進美號烏可
已哉且求之前史有可據稽之本朝有可述此予
所以義起於中而又以為不可不講而行之者也
進號當否詢之大臣爰及九卿三司僉議諧同亦
可見不悖於義理也可令儀曹知悉舉行

禫月勿用樂綸音

聞於先儒之言曰與其禮有餘而哀不足不若哀

有餘而禮不足蓋禮由天理哀自人情禮固嚴矣雖不得不從哀之至處亦不可不伸顧今先陰荏苒喪制垂終先大王祥祀既過禫禮在即予雖強從禮防奈此至哀之難抑何哉按禮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許之以加於人一等斯乃今日所當法者而謹考國典禫之日陳軒縣如儀振作嗚呼慨廓之餘孺思益切俯仰穹壤惟有莫追之慟嗚王被袵不敢或廢鐘鼓管籥豈忍遽聞哀慕之深有此諭示莫曰無於國朝之典禮也禮有徙月樂之文抑非可援

之一端乎說者或以為古人禫祭行於祥月之中故禮曰是月禫此云徙月者指過祥月而謂也朱夫子豈不言禮當從厚乎文公家禮之書既成鄭玄之說行而王肅之論絀王之論絀則後之看解禮經者當從鄭說而禮之是月禫云者猶言是日哭也則徙月樂亦當以徙禫月看恐不大悖於禮經本旨先大王禫畢當月之內大小法樂可竝縣而不作

初元朝參日綸音

王若曰寡人承列祖丕緒夙夜寅畏如履淵冰

者三年于茲我 英宗大王祔制已訖儀文即吉
廼以袞冕鐘鼓祗謁 太廟受羣臣朝賀斯禮也
先王之禮也惟予小子踐 先王之位莅 先王
之民敢不以 先王之心為心 先王之政為政
克追我 先王之志事當自一初訪落之會君臣
上下宜勉交修之道乃誕誥于大庭目凡有四曰
民產也曰人材也曰戎政也曰財用也經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制民產必自經界始上古井田之
法尚矣惟是名田一事最為近古秦漢以來未嘗
行之而自元魏至貞觀僅二百年略有施行者至

于我東壤地褊小而山谿居多井界難設而豪右
并吞自在 祖宗盛際均田量田之議格而不行
蓋以習俗難更而羣囂易奪也噫民之為食惟在
於服勤稼穡而人不能各有其田雖欲致力烏可
得乎工商末務也民賴以裕衣食則猶為利用厚
生之資而以言乎川澤之利濱海之地數畧不入
非不欲以時奈民力竭而國稅重也且東南之產
多歸遼渤者地理有所變遷而然歟以言乎樵採
之業昔之翁蔚者今焉濯濯是知非官房之橫占
則衙門之攘奪也彼滌釜而待火者艱辛冰雪之

列聖御集卷之五十四
中所得亦幾許哉以言乎紡績之工十指之所出
盡輸於縣官以言乎盜瓶之貯百畝之所遺不及
於寡婦噫按道守土之臣既不能盡已之責以綏
民志從以貪墨之吏舞文而射利椎膚剝髓人不
聊生釜及乳臭孩提不免徵彼枯骨比黨皆困若
其武斷鄉里殘虐愚氓者殆有甚於江東之三害
凡厥弊端難以毛舉以備例之事言之司設常平
倉置濟民邑築堤堰秋熟而頒分等之式冬盡而
下停捧之令雨雪而貯蓄耕耘而灌溉以至歲歉
移粟遇慶蠲租者所以備水旱也所以救民飢也

所以共民樂也斯皆小惠也安有制民產之可言
乎欲懋本也豈無其道也故曰雖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不其然歟經曰藹藹王
多吉士成人材必自教育始太上賓興其次鄉舉
里選降及隋唐專尚科制至于我東 聖神相承
儒賢輩出時則有廊廟之材有干城之材有方岳
之材以至百執事而皆任其材朝有彙征之美野
無遺逸之嘆人材之興於斯為盛噫作成之方惟
養與教而不能養有素教有方既茂德藝之訓迪
但有科目之取捨賢關首善之地未聞通經之譽

庠試培養之本徒致尚文之歸厖俗益淪鴻匠不出而至乎武科也醫科也譯科也陰陽律歷之科也弊則同然皆襲一套若所謂銓選鑑別之智不明僥倖之門大開黜陟則不循考績注擬則未見為官清顯之銜昉於中正而卿相之媒進有壻地闕之用始於世卿而寒畯則致身無路教選之方若是乖舛雖欲致治不亦左乎以備例之事言之循資之法所以防濫也甄叙之規所以疏滯也廉節之褒及其子孫貪墨之懲至於沒齒政府舉方伯之才藩臣薦遺逸之士而斯皆末節也安有成

人材之可言乎欲懋本也豈無其道也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不其然歟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詰戎政必自制置始成周之兵籍於司徒屬於司馬兵以寓農者也漢之南北軍唐之十六衛宋之東西班 皇朝之十二衛互有長短之別而於是乎兵農分焉至于我東文治立國武略亦備府兵而為三軍三軍而為五衛內置摠管外設鎮管各有統領兵民為一官無廩餼之費軍有精銳之稱雖懲麗末之弊亦倣周初之法也故守則固攻則克龍蛇以後始有訓局自是分軍之制作而五

衛遂廢矣重以募兵而設營分部而設局又有割
搃畿輔之卒或稱兵使或稱大將者俱皆措置繁
雜沿革無常其他閫外節度之制淆雜而無紀視
內尤倍蓰以言乎制勝之略將無虎桓之威卒有
烏合之慮三軍分屬於五營五營各專其一軍不
幾近於家兵之弊多門之患歟若其鍊習之方則
韜略孫吳之書束之高閣場操水操之式便同兒
戲蓋由戚法出而古制壞所謂禦倭之方猶不能
盡其道况四境陰雨之備乎若言軍籍則閑丁日
縮若問馬政則畜牧不蕃以至養兵之道布餉設

保立法未始不密而流弊至於加歛舉一國財賦
之半作一尾閭之所萬有一邊塵有警羽檄旁午
則以此制置雖使古之名將受青冥之寄不可展
其謀略也審矣真所謂本之不正而末不可救也
以備例之事言之日省月試所以講習也厚賞薄
罰所以激勵也踐更所以均勞逸也犒士所以同
甘苦也營各有帥而大臣領之文士佐之以至小
大營鎮互置文武各相維制而斯其大略也安有
詰戎政之可言乎欲懋本也豈無其道也故曰君
子有不戰戰必勝不其然歟經曰量入而為出裕

財用必自蓄積始夏有貢殷有助周有徹漢有三
十之稅唐有租庸之法代各異制而皆是益下之
政至于我東任土辨壤厥等有三而錯貢於賦貢
賦為均此所以國有常儲人樂其業者也挽近以
來經用漸廣公私俱困斂財之方既無遺利耗財
之道殆難勝計以言乎帑儲一歲之入不能當一
歲之出冗官冗兵之食十居七八從而各設官府
分撥錢穀版曹不得專出入之數惠局無以管小
大之供害在襲謬弊痼因循平糶和糶制非不美
而沿襲既久古意寔失斂散乖當法弊為貪內而

京司外而列邑不正之目無稽之名不知其幾矣
計則出於足食而民反受厲弊漸滋於肥已而吏
因為奸如是而雖日罪逋吏日督窮民其何益乎
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者聖王所以與民共之之意
也今則漁船有丈尺之稅鹽盆定大小之徵銅鐵
銀鈔皆有其斂以至於民結身布無不征之利無
不權之物此由減布充代之故而先王之意亦
豈得已而然哉是以先王嘗有言曰均役一事
即予事業而猶未知允合於人情當觀幹事臣子
孫之興替以驗其善不善也大哉聖人之言也惟

寡人但當遵而勿失是所謂欲罷不能者也以備
例之事言之月有會計歲而勘簿所以防尾閭也
罷官稅減貢名所以懋節省也斯皆細務也安有
裕財用之可言乎欲懋本也豈無其道也故曰生
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財恒足矣不其然歟大抵總而言之目今之弊
不一而足譬如大病之人真元虛矣血脈闕矣癭
瘤出矣紀綱紊亂堂陛不尊也言路杜塞鯁直無
聞也亂逆層生義理益晦也何莫非危厲之證迫
在朝夕而今之所以特舉四目者誠以邦本不可

不固也固本在民養民在食食足則可教既教矣
又必警衛而助益此保邦之大本也於戲試看今
日之國事以為更張可乎以為因循可乎大厦之
傾一木難支百川之决片葦難杭三代之制雖難
遽復小康之治亦無其期未諳對證之劑實昧下
手之方豈謂之以有意而莫遂也亦豈諉之以不
為而非不能也言念到此寡人之心良云憾矣然
茲皆寡人之志未立寡人之學未就苟執其咎亶
在一人噫王言宜簡而若是諄復不知止者欲道
其詳語不得不煩也其所以講究 先王之道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四
三十四
修復 先王之舊章毋負我 先王付畀之責者
深有望於共理庶明之人咨爾在廷羣僚儻不以
寡人之教視為空言憂國以向所稱懋實之方啓
迪予寡人也歟

英陵 寧陵展謁日綸音 己亥

王若曰恭惟我 世宗朝姿稟上聖德配天地謨
訓邁乎有虞禮樂煥乎成周難名之治無為而化
庸基我萬億年磐泰之洪業薄海羣生親賢樂利
愈久而愈切粵我 孝宗大王膺千一之運際百
六之會險阻艱難之備嘗動忍增益之有自日暮

途遠大義彌章左海而東魯鱗介而冠裳永有辭
於天下後世今予小子踐位行禮周旋乎 二陵
象設之間儼儼然如覲如聞而瞻望中州匪風下
泉之思益不禁寤言愾歎遂起同德之賢爰及樹
節之士遍侑諸臣才有成命而元元成育即我家
法予寡人為民父母德不足以綏我黎庶恩不足
以惠我黎庶頻年水旱俾不免饑荒之憂矧茲畿
甸土瘠而民貧賦繁而役殷念其困苦愁惱之狀
當寢而繞榻當食而停筯者屢矣今幸天心垂祐
穡事告登 園陵祗謁原隰省斂觀黃雲之遍野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四

三十五

喜蒼生之安堵見吾民欣欣相告之色予亦為之
嘉悅凡為下民之弊者命諸邑并行蠲除至若輦
路所過不可無別般施惠之道聚三邑之人設科
而取之小民則今年三邑秋賦特令減之凡三邑
士庶年七十以上者賜食物年八十以上再經幸
行者各加一資曾經卿宰年七十以上在近邑者
亦賜食物以表君臣相悅之意嗚呼予寡人雖居
九重或聞民間疾苦或有頌恩布澤之政而為長
吏者多不能宣揚德教使實惠下究時一思之若
恫在已今見爾等扶老携幼全集爭迎而予為爾

等不能盡父母之責對爾等心先慚愧然爾等須
思 祖宗朝恩澤且知予視爾等如赤子之意各
守爾業各安爾生毋負予寡人至意噫行駕殆二
百里駐蹕凡八九日所以優恤慰勞於三邑之人
者特異於常格而然也故茲諭示想宜知悉

觀耕臺棗盛穀觀刈日綸音 辛丑

王若曰帝王之躬耕藉田所以上供棗盛而為萬
民先也重農厚本之意槩亦寓於其間第其耕而
不穫于禮有缺肆我先王義起而勅為觀刈之
儀于夏于秋前後凡三臨而粵在己丑 寶齡己

躋七耄猶未之倦猗歟盛哉豈非予小子繼述之一事也歟時維仲夏之殷藉田麥告熟迺以本月之八日遣大臣先祀于先農星言夙駕仍舉觀刈之儀百畝黃穎可驗登稔爰序錢罇取彼來粦乃登農夫勞以社酒樂具入奏同人于野噫踐位行禮予作何懷予因是而有播告者予寡人御極以來一念民天不敢遑息上辛祈穀元朝勸農予惟曰繼述而是日觀刈予亦惟曰繼述顧否德不足以克享天心天眷吾民貽我數歲之豐予不敢知今年八路之麥亦如此麥之穰穰穰否歟大凡

人情豐亨則弛或者但見汗邪之多秣不思嗣歲之蓋蔽身惰手游不昏作勞有田而莫之墾有莠而莫之耘則天雖欲錫以大有土自闢而禾自長乎民之質矣日用不知興起勸課在於長吏今之長吏即古之農師田畷也農師之巡稼田畷之觀饁可見考勤警惰之意毋謂民人之自趨生業而不加興起亦毋謂蓄儲之薄有餘贏而少忽勸課使之躬行畎畝殫誠董飭且今喜雨周洽慰滿三農時哉時哉可失可奪董之或勤或慢予其有賞有罰噫銍刈才畢心腹誕敷咨爾方伯居留之臣

五聖御製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體予躬率之至意布告宇牧之官懋修警勸之政
俾有繼此屢豐之慶

諭濟州大靜旌義父老民人綸音

王若曰咨爾耽羅一島處于海外千里包貢橘柚
有似乎夏后之揚州歲獻驪騮有似乎唐家之河
湟玄牡而備犧牲榘實而供籩豆亦粵蠙珠毛革
竹木芝箭之屬可以資器用而需刀圭者指不勝
俛厥民聚石為垣編茅為屋俗癡儉有禮讓少疾
病多壽考抑海島之一都會也第其壤地磽瘠惟
粦麥豆粟生之經紀契活寄于木道吁亦危乎崎

哉肆朝家特垂軫念視同內服凡所以慰撫之憫
恤之者靡不用極而猗歟我先大王考圖按貢
發政施仁告饑饉則船粟而往哺之獻方物則餼
糧而資送之搜才詢瘼則輒遣衣繡之臣輕徭審
刑則每飭佩符之官環一島幾萬生靈涵囿於柔
遠之化者五十年所矣逮寡人御極以來迄無一
惠一恩之覃及爾等田無荒歲縱荷天心之眷顧
舟有漂流多愧海波之不揚又是邈矣滄溟隔截
九重有疾苦而控訴無處抱才略而薦拔罔階予
甚憐之噫貢獻之貽弊必滋而孰肯為爾等導達

州縣之差役必繁而孰肯為爾等蠲除生才實均
於今古降衷無間於島陸圭竇之間豈無如高維
高兆基之俊彥而孰肯賓貢編戶之中豈無如金
秤鄭烈婦之孝節而孰肯褒揚元牧山牧之蕃孳
而能無害馬害民之政飽人船人之寧謐而能無
失業失所之歎歟訟獄則剖決稱平而果無抱冤
之類吏胥則誅求痛斷而果無被困之患歟似此
民隱宛在目中每一南顧王食靡甘噫無遠無邇
皆予赤子今予為爾等父母而未能盡父母之責
中宵興惟寧不自慙茲命選部擇文武有資歷者

易三邑四長吏俾新字牧之政又命前弘文館應
教朴天衡為御史往布予心腹仍命設科試取此
正有願必遂有才必用之會也咨爾大小軍民靜
聽予申懇之諭克體予採訪之意無隱于予噫向
來引鰭之特命減數雖不過九牛之毛或有一分
半分之效而至於六苦役之革罷輪回各山場之
創始橫築驅點軍之永除前規牛馬監之新定勸
賞亦有比前斟酌之益否自餘係關于民瘼邑弊
者事無巨細咸須奔訴于御史予其待登聞為爾
等裁處

嶺南慰諭使賈去綸音

王若曰嗚呼嶺以南七十州實惟我國家根本之地其民俗厯厚安土力業出粟米麻絲以供上惟謹故國家常恃以為固一遇災傷則恐有一夫之不獲所以撫摩調卹視諸路為最 列聖朝深仁厚澤茲用浹于爾民民雖愚亦豈不感戴予自嗣服以來夙夜憂勤懼無德以及民而嶺南又頻以災告戊戌之歉俾僅免于溝壑而近幸一二年稍熟少紓予宵旰之虞不意今歲之災殆甚於往昔始萎于旱中損于蟲末又大雨以風不惟其禾稼

浸剝塍澮覆落乃民之溺者四百有餘人屋廬之漂若頽者且以萬計噫嘻慘矣予聞此報惻然傷念惟厥父母妻子哀號之聲如入于耳老稚扶携昏墊暴露之狀如在于目不自知王食之為甘厦糲之為安嗚呼予惟否德不能享天心而弭天災使吾民淪亡而阽危至此之極尚誰咎哉死者已矣惟拯且葬庶可慰其孤寡之心而即其存者無居無食何以為生其尚賴親戚之相調而得以餬其口歟隣保之相拯而得以庇其身歟予已飭守土之臣恤其死而撫其生朝家常典之外亦有以

五聖御集卷之五十四
經紀措置俾無蕩析殿屎之患而守土之臣其果
能宣德意而究實惠歟抑或慢棄而緩於行歟予
用是憂慮乃揀廷臣徃巡被災各邑吊爾災而察
爾隱仍諭予懷保之心嗚呼爾等方艱于食不奠
于居而雖欲離散他境以冀一日之倖誰將為家
為食而待之祇益其顛連飢寒卒以死于街路而
已曷若守爾鄉里依爾族姻營構爾葺屋掇拾爾
穗粒圖所以安其堵而復其業若夫賑濟蠲恤之
方朝家當另有區劃而道臣守宰亦庶幾殫竭夫
豈立視而不之救歟嗚呼民惟予赤子予惟民父

母子方切如保之念民豈無孔邇之意爾其無輕
自繹騷以保安厥土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四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五

正宗大王

文

命編國朝寶鑑綸音

附編葢事實○辛丑

我朝寶鑑凡有三國朝寶鑑所以紀載我太祖

太宗世宗文宗四朝事實而又有宣廟寶

鑑肅廟寶鑑焉惟其編書之體不但有詳略之

不同乃若端宗世祖睿宗成宗中宗

仁宗明宗仁祖孝宗顯宗景宗朝盛

德至行率皆闕遺無紀載文字是豈非欠事大抵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五

一

寶鑑之書成於 光廟庚午而歷叙 四朝德行
合成一帙之書當時發凡之如此蓋欲繼是書做
是例而隨編成帙也顧今 先朝寶鑑行將撰次
及此時并編未即編修之 列朝寶鑑合而名之
曰國朝寶鑑嗣後以次編補如 肅廟編 列聖
御製 先朝編 列聖誌狀之故事則或為追述
志事之一助博詢筵席僉議曰可令內閣知悉
詢問議定命原任大提學李福源徐命膺管其
編摩 英廟寶鑑既成次及於 十二朝寶鑑
而為慮外史庫實錄鈔出易致忙遽命春秋堂

上詣江華鼎足山城奉 定宗 端宗 世祖
睿宗 成宗 中宗 仁宗 明宗八朝實錄
移安于 仁祖 孝宗 顯宗 景宗四朝實
錄所奉之春秋館差堂上十二郎廳十六會直
鈔出頻賜法膳御詩以勞之閱月而鈔訖自內
閣稟裁義例以三寶鑑參互之合成六十有八
卷福源等奉箋以進以活字印之述三寶鑑活
印之例也既印翻刻于梓壽其傳也用上册寶
儀告獻 宗廟遵經國大典告獻于 世祖廟
舊禮也歲 各朝寶鑑于 各室如大訓寶器

之藏諸周廟也

畿甸湖西民人慰諭綸音二首 壬寅

王若曰嗟爾畿甸民人明聽予心腹之諭予嘗觀周禮十二荒政薄征居第二薄征之要莫先於蠲稅與減糴也今年穡事畿甸嶺湖以歉告而畿甸最甚畿甸之中沿野又尤甚蓋始旱終澇間以蟲風凡所以害我禾稼者無所不有噫旱則躬禱蟲則酺禳一風旰予食一雨宵予衣自春徂秋予不敢遑息而竟使吾民罹此饑饉靜言思之咎在一人環東土數千里百萬生靈孰非吾赤子而曰若

畿甸國家根本之地也在唐冀方在漢三輔奉園寢而列保障水陸之要衝舟車之都會捍衛上都應接諸路賦役繁而重人民貧且瘠雖在樂歲尚困倉廩之輸况值荒年寧辦總結之納星次在虛秋序方殷彼耕不讐穎不害者庠錢理罇四隣皆出而嗟我畿氓備經辛勤慘被災損既匱甌石之收又乏穗秉之利豈汝不昏由予否德嗚呼爾等仰不得以事父母俯不得以育妻子嗷嗷皇皇無計餬口尚有何暇出粟米以應公稅與官糴也哉倉開十月毒遍一境欲納則括如龜毛不納則

列聖御集卷之五十五
加以犴牢其勢安得不保抱攜持散而之四乎予寡人所以如聞癸庚之呼靡安乙丙之枕者也予又思之寧失幾千頃公稅幾萬包官糴不忍坐視一夫一婦之填于溝壑迺命道臣前期發巡代播田蠲稅處外晚移受災之全不掛鎌者逐野細審亦欲并行免賦至於還穀尤甚邑減三之一之次邑減四之一稍實邑減五之一俾一道大小民庶均蒙一視之澤而尤甚邑面里之尤甚處何拘三之一雖或減其半無所不可且聞旱田頗勝於水田雖在已減之外當捧條中亦許相當穀酌量代

捧以稅則蠲以糴則減如是而爾輩棄鄉里離親戚去將何之咨我民人莫厥攸居罔或流散若其最顛連尤無依之類又俟分茅啓闢予於開春發倉而賑貸之嗟爾畿甸民人明聽予心腹之諭噫俵災則虛實易蒙汙邪之室輒先橫占卒瘁之稼并入勒徵停糴則每在歲末窮民未嘗沾惠豪鄉得以售姦予竊甚痛之迨今未秋布茲申諭能否在守宰管檢在道伯一有不勤法懸象魏邦畿咫尺無間戶庭予當考勤慢行賞罰嗚呼代播及晚移之執災尤甚或之次之減糴非曰稱意亦非曰

列聖御集卷之五十五
四
施惠灾實宜有區別捧減俱出懷保農糧賑資皆
汝飯粥公倉私困茅汝盖蔽爾茅咸須聞知凡停
退外穀物趁此甕罌未罄各宜隨力早輸又若換
捧之令姑揀目前賙飢之政擬舉歲後咨我民人
恃而無恐噫葺屋疾苦宛若在已聞汝茅安堵予
眉可展聞汝茅不安堵予心如焚嗟爾畿甸民人
明聽予心腹之諭

右京畿

嗟乎朝家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子也人之有子子
者九子哺飽而一子顛頷則父母之心其將安於

九子而忽於一子不思所以煦濡之飲食之乎目
下湖西事政類此耳今年農形五道兩都幸免大
歉而畿湖嶺告灾予為是之懼夙夜不遑寧謚豈
敢以一二蠲恤之政謂能盡父母之責也然而新
還之分數停退在畿則并遍稍實在嶺則亦及之
次而獨湖西闕焉豈予忘湖西而差殊看哉噫湖
西壤地間于畿嶺旱澇也均蟲風也均庚前一兩
差先於畿而亦後於嶺最被灾處無異於畿之尤
甚最占豐處反遜於嶺之次而不得與畿嶺列
則民其不曰我獨胡為後於畿嶺乎向予於秋冬

列聖御集卷之五十五
五
之交欲行一例蠲免道伯分等之啓不請停退而請代捧以是姑且依請施之予自語于心曰其然豈其然云近聞本道民情日急一日原野之間甌石無儲場市之中價直騰踊遑遑若不保朝夕重以困於徵租迫於索糶胥矣富人尚艱拮据哀彼窮民將何辦備蟋蟀在堂役車初休社有酒倉有粟洗腆而養父母墮戶而樂婦子惟此時為然嗟爾湖民日被催科小則縲絏及身大則犴狴為家人生到此寧不惻傷今則開倉已有月矣未知所捧者為幾何包而枵腹號呼之聲赤手乞貸之狀

宛若在耳而在目予何忍安寢便食也原初道伯之不請停退以新蒞而燭未盡事情歟以無例而煩未敢陳聞歟遲遲至于今何責于道伯寔予之咎畿民吾赤子也嶺民吾赤子也湖民亦吾赤子也同是赤子而或施或否則上所云安於九子恕於一子誠近之况歲色垂暮只餘五旬有奇及今不論來頭雖有倍蓰之減小民之膚髓已竭而利徒歸於觀望之豪右予甚痛之本道今年新還中尤甚邑及之次邑之尤甚面三分減一尤甚邑之之次面四分減一尤甚邑之稍實面之次邑之之

次面稍實邑之尤甚面五分減一以紓吾民一分之力焉有民而後有穀苟利於民穀何愛焉誠欲就尤甚面里悉行蠲免而農糧於斯賑資於斯其停其捧俱出為民將此意曉告已停者外趁即收納毋令久困也且於分數停退之際災實貧富區而別之亦毋或雜糅也噫五日不雨無麥十日不雨無禾今年之旱不特五日十日而已始也蕲還之作租也意謂秋農勝於麥農矣今則禾農之歉反甚於麥農秋還之當捧猶且蠲免况又代租乎今夏蕲還之作租者特許除當年耗仍令待麥秋

還作蕲還至如當年耗之不入蓋欲寧失於民也何論公用之足與不足噫還穀外又有一二事之切緊於小民者俵災是也開賑是也各邑俵災把束不差而能無徵白之寃代播亦免而果有刈黃之效否予未之知也明春開賑雖有成命歲前民情獲免流亡顛連之慮否耶嗟予道伯守宰不能竭心殫誠拯濟我濱死之民而致有匹夫匹婦填壑之患則名雖賑與不賑等耳縱或幸而免譴獨不內愧于心矐彼湖西密邇京師馳一繡衣亦可旬望而考其勤怠噫守宰不動害及一邑之民道

伯不勤害及一道之民如不體予心腹之諭似泄
悠泛罹于咎而抵于罰則非予罪之身自犯之豈
曰有悔也嗟爾湖西之民凡有疾苦惟予在耳恃
而無憂各安其堵無依者就賑有土者就耕永作
我太平之民天佑于民歎荒豈歲有也哉

右湖西

先大王世室綸音

王若曰於乎文昭武穆厥有五廟先王之制不敢
過也而若夫祖功宗德新命鞏基大有以啓佑後
人則躋于永享百世不祧亦古今之通誼也嗟予

小子抱泣弓之慟者七年于茲每欲以此事布誥
大庭而汔未果焉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則實錄
將祕於名山寶鑑祗獻于 太室曷其不悉諭而
博詢預講觀德之典也恭惟我 寧考英宗大王
姿實天縱學維日新行貫神明心傳精一恢轉圜
而取人善炳神鑑而臨事幾險阻艱難之備嘗謳
歌訟獄之有歸自代邸而升 儲貳由監撫而履
至尊戡成武烈誕敷文教禹德著于家邦姬政先
於鰥寡嚴恭寅畏不遑暇逸厥享國五十有二年
至治馨香洋溢區宇厚澤浸醲淪浹肌髓雖親賢

樂利固衆庶之所同而盛德大業非紀述之可殫
矧予小子管窺之見奚足以摸天哉謹就其一二
大者言之孝惟根天友于因心事 肅考有終身
之慕逮 景廟盡繼體之義養志 太母婉容長
樂三進康爵八獻寶冊及耄宅憂詣 陵臨訣有
祀或攝達曉待徹替定省則陟高而望 廟遵遺
志則節禮而崇謙感切蓼莪誕賀必停恩深錫類
孝理遐覃遂復揄揚前烈修舉闕典銀繩瑤牒上
及 顯宗翟衣黃裳追復 溫陵北史之 先誣
昭雪南州之 廟貌肇建此 寧考之篤行也繼

天立極修己治人已造尼父之集成猶勤紫陽之
小學三講不懈於九耄萬化皆本於一心發為文
章浩穰涵負理到辭達風行水上以之禮士而衛
道興教而化俗躋兩賢於文廟聘羣儒於巖穴橫
經臨雍而師道乃行刻石豎橋而士趨以正此
寧考之典學也一念對越夙宵祇畏冷風小雨無
不關於懼喜薄灾微眚亦靡遑於錦玉以至屋漏
容光必整其儀故紙殘墨猶戒或褻無微不至謹若
孝子之洞屬有禱輒應驗誠意之孚格此 寧考
之敬天也哀我赤子以煦以濡漢租每蠲齊棠頻

發歲雖艱於辛壬民不困於癸庚恤浦戶則漁稅
悉均軫丁役則身布半減特除婢貢而于歸有樂
許從母良而廝養拔身以至川渠告濟城市免墊
占奪申禁閭閻安堵此 寧考之勤民也感大邦
再造之恩體 兩朝萬折之誠增築 三墀有辭
百世極崇報之方朞望拜之儀而從又賜祭節義
之祠命錄忠良之後此 寧考之明義也修我五
禮明我六典大射于類 親耕于藉觀刈受繭莫
不畢舉小節細目無敢或忽而又必本之以忠信
行之以篤敬儀多于物實稱其文此 寧考之敦

禮也欽哉惟恤哀敬折獄除雜治之刑則事同易
筭革徙邊之法則恩均不孥設申鼓以通冤訴遣
繡衣以行審理此 寧考之恤刑也惟儉為寶先
自躬行以衣則三澣不易以宮則一櫪不加禁文
緞而六宮之袂不長飭首飾而四方之髻不高此
寧考之昭儉也行乎患難動忍增益廓揮 英斷
掃除姦凶不動聲色載戢戈干正我國是奠我
宗柘既又曰咨戒存苞桑創茲圖說閱彼戎兵龍
旂鳥章有赫其威推以至於關阨之要增修樓櫓
膂力之士常勤獎拔此 寧考之講武也痛矣黨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五
論禍人家國苦心調劑確乎不移彌縫長短抑遏
幾微化彼操戈共此推車始齟齬而難合卒爛漫
而會歸錫汝保極偕底大道推而至於雨露無擇
風雲不測常行䟽滯之政亟講通枳之規萬物咸
遂薰為太和此 寧考之導俗也於是乎履千一
之運享九五之福紹洪休於 壽閣躋生靈於春
臺煥乎禮樂之昭朗藹然耕鑿之熙皞而若其獨
運宏圖丕彰裕謨益措磐石之固永垂琮璜之託
漢唐賢主無足方焉 社稷長遠終必賴之此非
予小子溢美之言實國人之所共誦也噫其感之

也非有私惠也其慕之也非以私愛也而大小同
辭賢愚無間則是乃秉彛好德之公而雖以質諸
聖人無疑也夫如是則向所謂新命鞏基啓佑後
人者宜無以尚之而不思所以克舉彛章光躋
世室則不但於予心懽懽亦何以大慰八域臣民
於戲不忘之意也不祧之禮考之歷代亦多預定
殷人之立三宗魯人之尊二公不待親盡之時而
漢景定太祖太宗為世室粵我家 六七聖祖之
秩諸永祀又在五世之內酌古斟今可以決矣咨
爾公卿百官體予追遠之思揚 先之誠須各獻

議俾大禮無憾

設賑諸道賜帑需別賑資綸音五首

附畿湖甲辰別

諭○癸卯

王若曰自有去秋畿湖大歉予之不遑寧息已踰歲矣宰夫以時進膳輒思顛顛之民直欲包于篋盛于壺遍及乎蔀屋而不可得也噫稅則蠲糶則停蠲者停者雖或免於鬻鼎而賣屋有何餘粟能及窮春又况不蠲不停者乎歲前之幾巡救急見救者容或免浮黃之色不見救者安知無癸庚之呼方今開春有日賑事已始嗟予無依無告之民

果能不于溝壑不于道路而安堵待哺否歟賑之難有四飢口之虛實易蒙也穀品之精粗易雜也斗升之小大易換也鹽醬之鹹酸易混也失此四者與不賑等耳故分粟則躬自監量饋粥則躬自嘗味者法意非偶爾也予又聞之小民之或事傭賃或事薪樵終歲勤動無穀可生者固所矜惻自在付食而至於前銜朝官暨夫章甫之士恥於其名忍飢不願又其中班族婦女之窮寡者既難呼籲且乏僮僕莫之自衛坐而見漏如此之人守令躬行閭里極意搜訪宣布曉告抄出分授無令一

正宗

小星印卷之五十五

十一

人不獲其所歎歲開賑從古何限而必稱益州之韓青州之富以其一箇誠字貫徹民情故耳軒岐之聖於醫龔黃之工於治亦是誠而已毋泥於古毋拘於常盡吾誠做將去無令韓富專美有宋兩道賑資已令區劃發公倉賑國民若無事乎別般拮据而予自嗣服以後凡係內需之用一切省減以其應入別儲一帑予非私其財也蓋為吾民水旱饑饉之資也別施恩澤况有國朝故事今下京畿錢六千緡胡椒二百斤洪忠道錢四千緡胡椒一百斤卿其祇受酌量均排於設賑諸邑以補其

不足噫投醪於水水豈有味而所相感者心也此物雖薄亦庶幾知予臨御膳思節屋之至意也九重夔邃莫能躬察則所恃者方伯與守宰也抄一口分一粟若予之臨視夙宵憧憧毋怠毋忽活我窮民以奏膚公勤則有賞慢則有罰予又何多誥雖在之次或稍實之邑窮春民情想必艱食凡其撫摩之方亦豈間於尤甚之處也予方宿齋于宮祇詣社稷以今上辛之日躬薦牲幣茲於享所庸數十行即為民祈豐年之意也

右京畿湖西

嗟爾畿湖民人尚謂予甘王食而安細糧也耶
自秋而冬至于歲飜當寢而不能寢當食而不能食
惟爾等鵠形鶉衣顛連遑汲之狀如在予
眼中爾等尚能知予心乎否噫畿湖之遭歉凡
兩歲矣再昨年則畿湖兩道之外諸路稍登無
他荒政之擾惱者故凡係調賑蠲恤之方專意
爾等幸無捐瘠之患而昨年則六路告饑之狀
相續登聞殆乎應接不暇惟予日夜憂勞呼燭
明發不知為幾許月矣或移粟而往哺或捐帑
而補賑東西塗抹僅僅接濟而畿湖則距京師

未遠聲聞最邇春後賑事可以從便拯活故一
番區劃之後便若相忘者然爾等其以予為真
箇恣然乎嗚呼畿湖八十餘邑戶不下數十萬
有田而自食者能幾人也就使有田尚無可穫
况傭作之類乎雖在樂歲未免終苦况荐歉之
餘乎縣門之租稅未償鄉隣之假貸已絕瓶罌
之罄莫救十口之飢秉穗之遺寧有一飽之望
予以是知爾等之無食也沿海斥鹵不宜綿農
山峽水滂又傷旱田寒女無可出之帛蚩氓無
可貿之絲就燠之節已過絲身之策無望予以

是知爾等之無衣也無食無衣何以卒歲卒歲
猶難况茲春窮乎向也臘雪未積冬候猶暖念
爾等糶于官可免紇干之雀採于山可救涸轍
之魚人或以恒燠為憂而予反為爾等喜之嘉
平以後日寒如此煖室重裘尚覺逼已之苦節
屋甕牖安有負背之暄調飢之餘難禦寒威老
穉之類又異強壯爾等之父母妻子能得一盂
飯一緼袍以濟其凍餓而不至於呼號道塗耶
救急之政粵自前冬設賑之期已屆新年快免
催科之苦漸有待哺之所抄飢之際能無見漏

之嘆歟受賑之時亦無相蒙之患歟穀物精升
斗準而益鼓亦不失其味歟守宰各盡誠謹而
吏鄉不容姦偽歟予之夙夜憧憧何嘗一息而
忘爾等也特下帑需元賑外別設一巡即爾兩
道昨年已行之例而今年則東南北三道之饑
荒甚於爾兩道所以別巡之舉先在於三道也
爾兩道之民其不翹足而望予曰何厚於前而
薄於後歟惟予帑藏之設為爾等水旱之備爾
方荐饑予其何惜今下京畿錢二千緡胡椒一
百斤丹木三百斤湖西錢三千緡胡椒一百斤

丹木二百斤噫物雖少未滿旬日之食意實
愍懃亶出宵旰之憂爾等其諒之否顧茲三元
載屆萬品咸蘇今日即漢帝頒詔之日也如使
爾等少須吏無飢寒則天心底豫迄用康年八
方含哺之喜將與爾等共之豈不樂哉九重深
邃四野遠隔付爾幾萬飢口於方岳及長吏苟
能有一分體予心者自可無怠又何多誥

右甲辰別諭

嶺南穡事再昨又大歉去年又歉去年之歉比畿
湖雖曰差勝既承再昨又大歉之後則雖稍實之

次邑當此窮春民食必艱况尤甚邑乎以尤甚邑
言之不但無勝於畿湖恐反不如以其瓶罍之竭
已久而飢困之迫轉甚也蠲稅停糶朝家所以軫
恤者亦至矣未知實惠果無不究之歎否見今賑
事已始又未知列邑之施設果何如也其果飢口
精而穀物實歟分俵及時而升斗無欠歟嶺南多
故家士族平時亦甘窮餓饑歲何以資活如或死
生雖大廉恥為重不忍乞憐於官府自致顛仆於
溝壑則其為傷惻有甚於小民如此之類亦果搜
抄而調救歟家有餘儲分給隣里固是厚風善俗

丹木二百斤噫物雖尠少未滿旬日之食意實
愍懃亶出宵旰之憂爾等其諒之否顧茲三元
載屆萬品咸蘇今日即漢帝頒詔之日也如使
爾等少須臾無飢寒則天心底豫迄用康年八
方含哺之喜將與爾等共之豈不樂哉九重深
邃四野遠隔付爾幾萬飢口於方岳及長吏苟
能有一分體予心者自可無怠又何多誥

右甲辰別諭

嶺南穡事再昨又大歉去年又歉去年之歉比畿
湖雖曰差勝既承再昨又大歉之後則雖稍實之

次邑當此窮春民食必艱况尤甚邑乎以尤甚邑
言之不但無勝於畿湖恐反不如以其瓶罍之竭
已久而飢困之迫轉甚也蠲稅停糶朝家所以軫
恤者亦至矣未知實惠果無不究之歎否見今賑
事已始又未知列邑之施設果何如也其果飢口
精而穀物實歟分俵及時而升斗無欠歟嶺南多
故家士族平時亦甘窮餓饑歲何以資活如或死
生雖大廉恥為重不忍乞憐於官府自致顛仆於
溝壑則其為傷惻有甚於小民如此之類亦果搜
抄而調救歟家有餘儲分給隣里固是厚風善俗

而荐凶之餘富亦為貧勢同弩末措手無路而為官長者諉以勸分迫令辦納或至於典賣田產不安生業則惠未遍及而害已偏受此等之事亦果詳慎而無錯歟予以是憂慮交中一息靡懈或至當食而忘食雖食如不能下咽苟有可以活吾民者夫豈有惜內需司歲入無多應用亦繁而近年以來痛加省約稍存贏餘且御衣所用皮物初不進用出付尚方之臣勘簿以置皆欲為水旱饑饉之一助也故於畿湖兩路已給若干錢物若以嶺南賑邑之差少而獨闕則不特有乖於一視於予

心有缺然者本道賑資區劃之外特以內帑錢二千緡御衣次貂皮一百張下送本道卿其量宜分俵於設賑各邑以補賑資雖非原設賑十四邑外此如有私賑處亦須差等分俵期於均霑噫嶺南飢口當以萬計此物何足以給旬日之食而猶且輸致於千里之外者只出恤民之至意而亦欲字牧者庶幾體予至意少加惕勵焉耳卿須以此明飭列邑俾各殫竭卿亦宜多方接濟悉心撫摩無負委寄之責嗚呼嶺南視湖西益遠惟遠也故赤子之嘖呻或難登徹守宰之奉行易致慢忽而顧

予為民之念尤切於他道者亦遠故也身居九重
心在蔀屋則雖遠猶近也如或有一民捐瘠該邑
令長必加重勘決不寬宥設賑外列邑亦當有以
考能否而行賞罰并須惕念毋怠民事噫惟茲之
教亶出悃幅咨爾方伯守令寧不體認也

右嶺南

咨爾湖南民人明聽予敷心之諭人有疾痛必呼
父母雖以父母愛子之心疾痛之作也何能使之
脫然祛體而猶且呼之者以其鞠育之煦濡之愛
之欲其生有至切至苦之情故也噫今日湖南之

民視予猶父母癸庚之急不啻疾痛之呼而予不
能視猶子也歉荒則歸天化離則罪歲邈然無應
任其呻楚則其可曰盡父母之責乎說者曰昨年
則三道失稔今年則六道失稔衆寡迴殊宜其惠
之不專也惡是何言也三道之民予之赤子也六
道之民亦予之赤子也父母之於子何嘗以多少
加損之歟噫茲湖南即朝家根本地在漢豐沛
在夏荆揚軍國之需公私之費專靠於此一路凡
我民庶但知出粟米而治麻絲其貢篋簞其包橘
柚盡溝洫之利括魚鹽之產輓陸航海以供上如

孝子之竭力養親雖在樂歲恐恐然勞且困矣矧當大無之時不蠲不停椎剝不已此何異於剜心肉而出童羸乎自予御極以來本道比免慘歎糶政身布如式準捧迄無一惠之及焉始於再昨年有二萬結之俵災又於昨年有蠲舊逋減劣米之舉而俱莫能稱予意而塞民願此予所以恤焉如傷輒勤南顧者也噫今年灾荒挽近所無或旱或水或風或雹諸路迭奏殆乎應接不暇而本道則兼此四災每按道啓夜起徬徨大抵稽事沿損則野益而今則沿野俱損禾瘁則黍熟而今則禾黍

俱瘁山峽最稱差勝而徒取虛名溝塍間云稍登而不及常年汎論無異穴農細評通歸遍歎晚挿直立而反遜於未移代播消融而無賴於蠲稅始曠而斥鹵成赤終澇而膏沃無青風以蕩之雹以摧之并與豆太稷粟之罔不受病而綿絮徒以採不盈掬豈但無食將且無衣無食無衣何以聊生予雖深處九重庶幾領略八九今見分等狀本益聞所不聞巡路呼號之聲荒村遑急之狀宛在予目前因予否德召此灾荒若已推納益切瞿然向於去月初七日綸音以待分等有所措處已予設

言於爾等爾等想亦聞悉嗚呼子視吾民無遠無
近所以施之於畿甸者不施之於湖南可乎况茲
肇有之惠始副宿昔之志則雖或過於畿甸寧云
不均也道臣所狀請者除却推奴徵債之禁勿定
配所之請計凡九條曰新還餉分數停退也曰保
貢米限麥秋分數停捧也曰各樣保米以錢代捧
也曰尤甚邑訓局保布前已代錢者外併令代錢
之次邑以上從民願錢木間收捧也曰結錢限明
年十月差退也曰敗船拯劣米停退也曰四山城
城餉捧留本邑也曰沿海邑箭竹權減也曰山郡

火田折受處從實收稅也噫所請諸條非不切實
而以予觀之誠有未盡也灾歲恤民當若救焚而
拯溺爛額焦頭之不遑顧也沾體塗足之不暇恤
也然猶蔀屋之疾苦尚患莫達於朝廷值此無前
之歉年行此循舊之蠲惠於予心安乎否乎記昔
我英考嘗有教於予小子若曰苟利於民肌膚
何惜此即我聖祖之教也予小子侍傍承聆銘
在心曲嗚呼有民而後有國奚恤乎經用有民而
後有兵奚恤乎軍資經用也軍資也猶且然矣况
內需乎宮庄乎外此而有裨於懷保之方者天廐

上駟捐之尚可况在乎貢駒養鬣大庖常供蠲之
無難况在乎月膳方物民勢方阡於竿頭藥料何
論於竹瀝此予所以不俟申請之言另施未盡諸
條者也新還餉分數停退事尤甚邑外之次稍實
邑面里只舉尤甚不及之次何也方伯雖不敢請
予意必欲遍及尤甚邑之尤甚面里折半尤甚邑
之之次面里之次邑之尤甚面里三分一尤甚邑
之稍實面里之次邑之之次面里稍實邑之尤甚
面里四分一之次邑之稍實面里稍實邑之之次
面里五分一稍實邑之稍實面里六分一併令停

退保貢米布事退期麥秋期太速也不言內奴言
或踈耶諸般需用一體停免內司貢條在所當先
營門衙門之保米布內奴寺奴之貢米布尤甚邑
折半之次邑之尤甚面里三分一之次邑之之次
面里稍實邑之尤甚面里四分一限明年秋成後
停退已停退者外當納米條以三斗代一緡緡兩也
錢代捧訓局布保已停退者外尤甚全一邑及之
次邑尤甚面里併純錢之次邑之次面里以上至
稍實邑稍實面里亦令從民願錢木間收捧山郡
火田從實收稅事只言官房而不及軍門衙門何

也火田所在處尤甚全一邑及之次邑尤甚面里
毋論各官房各軍門各衙門併令本官踏驗執卜
因此而思之全州上官陽良兩面所在內司田一
百六十八結該曹覆辭雖以內司之明有文券格
而不行民情切至方伯陳聞何論有券無券何拘
有土無土事關吾民正稅可蠲况內司之需乎內
司千金之損即編氓百家之產益下之政政在此
茅處盡依結數出與民間結錢退捧事結錢雖出
於實結如可以寬民手足何必限以十月更許緩
限退以歲前沿邑拯米之停退四山城餉之捧留

事併從狀請且念貢竹之際為弊甚鉅重以竹產
亦被旱損斫伐輸納水陸俱困雖關戎備寧或靳
持况聞青大竹封田一本索賂萬端及乎自邑而
營輸至京師許多冗費皆出於民民方飢困豈有
餘力毋論已請未請上而內醫院月捧青大竹內
弓房御用箭竹下而京外營門衙門所納箭竹他
餘旗竿槍柄等諸般竹木自來朔至明年併行蠲
除自聞有灾傷予方日夕焦思凡係貶躬責已之
道莫或少忽居不用廣廈食必減常品况在貢獻
不急之需尤所當節三名日所獻方物自今冬至

限明秋併皆停免物膳朔膳中除非營邸應貢物種而取諸民者道臣酌量區別一例停免就其存減條列以聞 慈殿 慈宮所獻依前封進濟州貢馬上來程途率由三道尤甚邑明年貢馬二百八十八匹限一年全數停退分養馬之受去受來糜費宜恤尤甚邑分養馬待當朔送致附近牧場待秋受來噫今茲蠲免豈曰施惠而其於紓民力裕民食之道或有萬一之助否耶予意自視歔然有司之臣毋曰經用軍資之不足亦毋以供御之剋省還餉之見縮貢馬之空羣煩聞于予予只知

有民也嗟爾湖民稍得息肩於已蠲要且盡力於當納無麵不托奈何措置其能括瓶罌之升勺斷杼抽之尺寸趁早輸官獲免鞭撻否耶念之及此不覺心酸最無依最窮困之類歲末救急未知道伯已有料量而開春則自可按例設賑矣道內穀物限十萬石許補賑資縱踰此數亦何慳惜昨午三道既以內帑錢椒分劃添賑仍許別設一巡今於湖南豈或異同第聞米直翔踊販易孔艱所停免方物物膳朔膳價米特許添補賑資其外御甲胄限三部價米亦為一體補給此予不備膳服分

與吾民之意物雖不腆意則良苦噫所恃者方伯
與守宰也守宰不能懷保罪守宰方伯不能糾察
罪方伯而予自有衣繡之臣所以撫汝字汝愬汝
困汝之狀予當知之勤施殊賞怠有重罰嗟汝民
人各自奠居毋或去鄉惟予在臨之孔邇去將何
之其可恃而無恐也

右湖南

咨爾關東民人明聽予誥古人有題畫菜者曰不
可使民有此色民之有菜色人君之恥也今爾九
郡之民非但禾黍菽粟之告荒一雨極備四野如

滌無壺可斷無旨可蓄於是乎壯者保抱携持厥
婦子散而之他老羸舉將有填壑之勢焉噫關東
瘠土也田野之廣人物之殷視湖嶺一大都會反
不及焉兼以疆界不正浦海有征歲科繁於浙茶
月貢重於荆蠟斫蓄而恒居絕少緝麻而常租是
代此東民之困窶最於諸路也予雖深處九重每
勤東顧之憂餌藥而見參極則思吾東民對膳而
見魚鮮則思吾東民欲詢東民之疾苦則屢遣衣
繡之行而慰諭之欲蘇東民之痼弊則每飭按節
之臣而矯揀之惠不及民民不蒙澤職由予一人

未能盡字恤之責故耳憧憧一念曷嘗頃刻忘于懷也噫九郡之民戶不下二萬有奇而炊烟者為幾戶口不下十萬有奇而啜粥者為幾口採於山能救并日之餒獵於海能辦數時之糧歟又况終朝擲綿不盈傾筐永夜機織未斷數尺縱有脫粟之食食其親而子不得食矣縱有補綻之衣衣其夫而妻不得衣矣重之以穉孩無知啼飢而號寒予想像此光景自不覺惻然涕沾襟每夜繞榻殆至明發嗟我東民知乎否耶噫今年災荒振古所罕纔蠲畿湖之稅又減關嶺之糶狀奏迭上絲綸

交下宵予衣旰予食者數月于茲六道之幾萬生靈靡日不往來於方寸之中向所云十指之喻道予衷情而唉彼九郡觀於道臣請穀之啓益知其日甚一日比之水火行且焚溺而父我母我仰首嗚呼少忽拯救無異推納豈忍以日前一二事蠲免歸之了勤而立視其死乎至於嶺之西雖與嶺以東有間同是赤子何足較計况予七年御極曾無一惠暨東山澤之竭而筐篚相望杼柚之空而尺寸不捐比年調救之政不過是按例而已予常自視儼然矧值無前大侵寧靳無前大惠嗟爾關

東民人尚明聽之哉今秋九郡何論面里分等騎
步兵布錢軍保雜色保米布錢奴貢米布錢婢役
價各項上納之出於身者嶺東全數蕩減嶺西之
次邑尤甚面里折半蕩減大同米布之出於田者
嶺東全數蕩減嶺西之次邑尤甚面里三分一蕩
減漁鹽船稅之出於海者嶺東前已全數停退而
更令限以明年嶺西船稅折半停退內醫院所納
嶺東貢麥明年條一併蕩減其中官給之詳定元
價除留各該邑以補賑還之需嶺西之次邑尤甚
面里四分一蕩減當年新還餉嶺東一併限折半

停退其中最遑汲處何拘折半視民力參量收捧
嶺西依畿甸例之次邑尤甚面里三分一之次邑
之次面里稍實邑尤甚面里四分一之次邑稍實
面里稍實邑之次面里五分一稍實邑稍實面里
六分一停退各官房各軍門各衙門折受設屯處
尤甚邑折半裁減之次邑三分一裁減其餘以錢
代捧保貢米布之次邑以上已蠲減者外併從民
願代捧 兩殿朔膳及三名日方物物膳之出於
嶺東者自十一月限明年停止嶺西限明秋停止
嶺東價米留作賑資月課米一體留作賑資因是

而又有布及者嶺穀轉移厥數幾萬以水以陸見
方次第督運開春糶賑庶不至絕巡而昨年之已
施於畿湖嶺者不施之於關東可乎且予帑需之
別儲一庫者政為吾民水旱之備耳趨今別加恩
澤稍可寬予心今以貂裘一領帑銀一千兩丹木
五百斤以補賑資噫民之無飢在予梁肉民之無
寒在予貂貉民之無病在予蓼木尚蠲經費何惜
乎內需猶減軍資奚有乎屯稅此予所以不謀於
廷臣而特降十行之綸者也抑又思之賑政之可
戒者有四飢口虛實易蒙也穀物精粗易雜也斗

升小大易換也醬鹽醎酸易混也分粟而必令檢
量饋粥而必令嘗味者即去冬飭諭於畿湖方伯
守宰之語也今於本道復以此申戒之噫小民靡
依靡托者自可抄口付賑至若搢紳韋布之貧不
自存者班族婦女之難於自衛者餓死于室有誰
知之惠鮮之政尤所當念爾等無曰為恥須各代
受噫如使予東民有菜色上自方伯下逮守宰以
其法從事謝我東民父母之責在予同胞之義在
方伯守宰活萬則有賞漏一則有罰爾等無恐予
何多誥然而東民之輕棄鄉里此非特爾等無恒

五里街集卷之五十五
二十七
產殆撫摩之失其方也農有糶飢有賑田有蠲身
有復何苦而去鄉為哉今予救爾等之心庶質蒼
穹爾等回眺為笑反苦為樂予方跂足而埃之爾
等須悉予至意安堵莫業永作我東土之民

右關東

逝矣北路之人瞻茲關北一路王跡所基 仙寢
所奉即我家豐沛之鄉也自在我 列朝眷顧子
惠之政輒先於茲土身蠲夫里之布田減什一之
租隆恩厚澤與天無極逮予寡昧嗣服以來唯
先志是承是述蚤夜一念常勤北顧咨爾北路黎

庶尚有以知予意諒予心也大抵本道距京師幾
千有餘里地接兩春之界天設五嶺之險健兒比
於朔方良馬同於冀北民之質矣俗尚敦厚行不
齋糧隣有分粟第其土地素稱磽确生理本自貧
窶既無三南稻絮之美又乏兩西財貨之饒其穀
則黍粟菽麥而多歉少稔其產則鬚葛茸蓼而少
利多害朝家雖勤於懷綏官吏多失於撫摩所以
前後軫恤者諒繇於是矧茲今年極備為災自夏
徂秋未見數日之曝惟峽及野絕稀一穎之收膏
沃之壤間或垂黃斤鹵之地幾乎無青錢罇不序

甌石無贏甚至橡栗俱病菜菔不熟携筐采采猶
患啼飢顛連之形若不保朝夕數十萬生靈幾何
不至於盡劉噫嘻惟予否德誠未格天天之降災
豈曰無自咎實在予民則何辜噫歎歲賴活亶資
貿遷有無本道則兩關來往只是一條路耳疆界
截遠於諸道飛輓最艱於相須號呼而憐之者誰
歟頷頷而察之者誰歟敝褐能蔽體歟糜粥能餬
口歟向在丙年之歉略施恤隱之政以救汝濱死
之命誰意今日值此大無使吾北民重罹饑饉也
耶顧今六道告災殆至應接不暇而每念北民尤

安忍忘諸若係拯救之策有不容少緩監賑之使
出自近密按節之臣取其聲績勅令刻日往赴且
撫且賑嗟我北民庶可因是而獲奠歟至于蠲貸
尤屬急務舊還餉尤甚之次稍實邑併行停退新
還餉停退則尤甚邑尤甚社里折半尤甚邑之次
社里之次邑尤甚社里三分一尤甚邑稍實社里
之次邑之次社里稍實邑尤甚社里四分一之次
邑稍實社里稍實邑之次社里五分一稍實邑稍
實社里六分一代捧則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
一稍實邑四分一南北關大同布尤甚邑尤甚社

里折半之次社里及之次邑尤甚社里三分之一之
次社里四分一限一年停退南北關內奴婢官房
奴婢寺奴婢貢米布錢雜物及役價南關各邑三
手軍布併限一年蕩減南北關度支所納蓼布南
關所儲備局旬管奴貢米營邑月課米御甲冑價
布併留補賑資南關船稅錢劃給買益南北關每
朔朔膳及三名日物膳方物限明秋停止 本官
別差所管海戶所納各等進上亦限明秋停減賑
穀幾萬石見方略綽排劃而奴婢貢一事最為爾
等痼弊以是予誠不忍過費別儲內需一庫名曰

補民蓋為吾民水旱之備也他路補賑尚且發帑
矧乎若錢若布皆出於爾等爾等方填溝壑予其
可不之恤乎今下錢三千緡布三百匹以補原賑
外別巡之需惟茲之惠曷足以救得屢十州飢氓
御膳御服之併命補賑亦非謂此物足以飽爾腹
煖爾體也良以投醪於河人未必盡醉所貴者心
又若 慈殿 慈宮進獻非予之所敢擅停而謹
遵 慈旨併許停免咨爾北民知此乎否外此接
濟之方更命監賑使及道伯隨所見馳聞續當取
次採施嗚呼苟利於民肌膚何惜之教即吾 先

王之詔教予小子而銘在心曲者不敢斯須或忽
曩也為南民誦之獨於北民不之然乎嗚呼爾等
欲居則無穀可食欲散則無地可歸其勢誠窮而
其情誠可哀也苟使爾等散而可活則予豈拘汝
繫汝而不令其散哉顧今嶺東饑畿甸饑兩湖亦
饑雖散散且焉之爾且往而誰為之食以哺爾爾
且往而誰為之室以處爾計將輾轉漂流以底于
死亡而後已與其之他而竟不免死曷若守此而
以冀其生乎國家之儲積雖乏尚可以分賑尚可
以排還無依者付賑有土者受還姑且忍耐挨過

來春天其或者不棄我民貽我來牟則餓者可飽
病者可甦爾等須各詳念自擇於斯二者茲將察
眉之意誕宣敷心之諭爾等有恃無恐另圖奠居
遯矣北路之人

右北關

字恤綸音

王若曰荒年饑歲吾民之顛顛連者孰非王政
之在所拯濟而其中最無告最可矜者童穉也彼
壯者為人傭保汲水負薪尚可以資生童穉異於
是掩身餬口莫之自力啼號乞活無處可依至於

道傍遺棄之類未知其間有甚事故要之無父母而致此也設令有父母存焉飢寒切膚度不能兩全割情斷愛置之街巷以冀人之哀而救之也儻有仁人即地收養誠幸耳不然而蹉過時日便無罪就死噫天地生物之意豈亶然哉國家之設置活人惠民兩署即醫藥濟死之意也民之有疾病猶且設官而救之况此童穉之或行乞或遺棄者比之疾病不啻緊急廣濟院育嬰社之良法美制古今異宜有難一朝通行而京師八方之所表準略倣遺規先從此始以為取次取則之地者實合

仁政之權輿予於日前偶然思及議于大臣僉謀既同今何必持疑其令攸司爛漫講究諸凡合行事宜著成節目仍即頒示中外俾各永久遵行若其豐歉之異例年月之定制不可無細加裁量區別差等而有親戚有主家者搜訪寄託之道無子女無僮僕者收養許給之法亦須務從纖悉俾有終始之惠

和順貴主旌閭綸音

王若曰人有身而能捐者皆難也故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烈或謂婦從夫死難以為訓然子

之滅性聖人所戒而不勝喪者不害其為孝則婦
之於夫何異於是義重齊體志在同穴決然捐身
而殉志不其難歟不其烈歟閭閻匹庶猶以為難
矧在帝王家乎柏舟之詠僅見於經而以死從者
蓋未之聞也若我和順貴主可謂卓然已矣月城
都尉之喪貴主絕水穀凡十許日而卒其時先
大王臨第慰勸而終不能強焉夫以貴主之賢且
孝非不知奉承君親之義而竟不回其一定之
志者誠以從命之孝小而殉身之義大也噫其烈
哉從古帝王家所無而獨我家有之不但東方貞

信之有徵豈不有光於我家家範之懿乎况貴主
平日資性婉柔德誼純備其明於死生義理之輕
重蓋有素矣非取決於介然者之比也噫亦賢哉
卓絕之行有如貴主則綽楔之典烏可不施予未
嘗忘于懷而未遑舉也今當各道孝烈褒獎之日
尤切興愴其令有司就和順貴主之第旌其門曰
烈女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追上尊號 王大妃

殿加上尊號收議綸音 甲辰

王若曰是年八月即我先大王御極之年若月

也五紀肝鬻之治基於斯萬世啓佑之休基於斯
亭午之運遠稽唐堯此誠我東方千一昭明之會
也顧今天運回斡良辰重屆自卿大夫至于士庶
人無不曰是歲也是月也吾先王御極之年若
月也相與之咨嗟詠嘆舉切於戲不忘之思矧在
予羹墻之孺慕尤當作何若懷也噫報本之道莫
大於揚先史稱克昭乃祖禮譏知而不傳成王周
公所以闡文武之謨烈尊而至於配天而君子不
以為泰者此也考之我朝尤重是典 肅祖追上
徽號于 太祖 太宗 英考追上徽號于 孝

宗 顯宗 肅宗噫範金為章鏤玉為策奚足以
摸畫日月之萬一哉槩不如是無以彰鴻化而詒
燕謨也洪惟我 先大王之德之行塗乎人耳目
浹乎人肌髓如天地之無不覆幬如雨露之無不
涵濡躋一世於熙熙皞皞之中小子於此何述焉
雖然以巍蕩之難名莫得以表章之以聲臭之難
尋莫得以儀刑之在帝堯文王固無加損而未可
謂之盡後人不責也噫我 寧考撫謙之德既國
人之所共誦而小子之所仰體者也小子嗣服之
後願欲揄揚寤寐如結而遲待至于今豈但典禮

之至重至大而然哉今也以甲辰之歲逢仲秋之月不以此時誕舉徽稱則何以慰八方黎獻親賢樂利之思乎又况陟降洋洋錫我祚胤既符建儲之舊甲又同流虹之令節而定號則尊世室之日也封冊則御寶位之月也事事相符符若合契茲豈非我寧考所默佑而陰騭耶嗚呼報答一事惟在揄揚在庭羣僚尚有以知予心否乎猗我聖后嗣徽之德禮合竝行彞典亦粵東朝卅載母臨誕敷陰功奠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加號之儀不容少緩英宗大王貞聖王后

追上尊號王大妃殿加上尊號當否予欲詢于卿等決之咨爾宗親文武百官須各獻議

朝參日諭百官綸音

王若曰嗚呼今年今日即我先大王御極之回甲也環海東小大臣庶莫不誦巍蕩之德起於戲之思矧予小子抱弓茹痛九易寒暑稱觴呼嵩展誠無所八字徽稱未足以摸繪日月之光報答天地之恩予今日所當勉者顧不在於紹我先大王心法遵我先大王制度保我先大王朝紳安我先大王黎庶毋替夫艱大之投而若其左

右子協贊予以啓我太平萬世又不在于凡百有位也歟噫堯傳舜授周情孔思先大王所眎之心法而予莫之能述五禮六典玉條金科先大王所垂之制度而予莫之能明杯酒戈鋌錫福歸極先大王之保合朝紳而予莫之能體衽席溝壑轉呻為謠先大王之利安黎庶而予莫之能行推茲以往百度皆然予為是懼夙夜儆戒業業兢兢何時可已而中元之霜露方濡履端之日日重回俛仰疇昔感慕者切茲予竊寓踐位行禮之意與宗親文武百官祇拜真殿仍御仁政門行

朝參之禮是門也先大王所御之門也是朝也先大王所受之朝也是日是儀豈為觀瞻蓋示以鞏基篤慶之有自也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書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顧今造庭諸臣孰非昔年逮事之人其不然者即是乃祖乃父迪我先后世篤忠貞以遺爾孫子耳曷可不同休共戚相助為理耶闡揚繼述永裕後昆其責在予寅協精白乃心王室其責在臣咨爾臣工各共其職毋納予一人于匪彛於昭陟降日監在茲予於此又有所興懷者褒忠獎節有國大政雖在異代尚且表

章之况為我 先大王一心翊戴者乎嗚呼辛壬
事尚何言哉語其時則國勢凜凜乎一髮如厦將
傾誰為巨匠若津無涯孰任梢工曰若二三臣忠
良捐生捨命誓扶我 宗祊質天地鬼神無疑視
刀鋸鼎鑊如歸掃蕩羣陰擎升六龍卒之有是年
是月官爵之大小雖殊要皆只知有國不知有身
為我 先大王效忠立懂則一也予自在春宮素
識其偉功大節每按故事未嘗不掩卷太息逮予
嗣服或配食于 太室或侑祭于江祠或賜謚或
贈秩或錄後褒獎之典庶幾無憾而嗚呼今年今

日亦豈以褒獎之備至更無眎意之舉乎故相忠
獻公金昌集忠愍公李健命忠文公李頤命忠翼
公趙泰采贈判書忠獻公李廷燾家遣近侍致祭
子孫錄用之教今夏大政已有承傳三大臣後裔
次第收錄而忠翼之孫未免獨漏不可以年前除
職而止耳銓曹著意搜訪以聞贈參判金省行慘
被鍛鍊之死不撓其忠義之凜然尤有卓異者昔
我 先大王屢加褒嘉之教逢今日豈無別般崇
獎之舉特令旌閭忠簡公趙聖復其之死不撓與
金省行無異一體旌閭贈贊成忠定公李弘述景

武公李宇恒贈判書忠愍公尹懋忠穆公李尚儼
忠莊公白時考忠毅公金時泰故兵使沈樞家遣
禮官致祭故武臣梁益標禹弘采故訓導李鳳鳴
尚闕馳贈實屬欠典并令贈職噫白髮丹心起自
投荒以明義理嚴懲討為已任勤勤懇懇矢死靡
悔者故相文忠公鄭澔文忠公閔鎮遠是已况且
兩大臣拔卜俱在 先朝光御之初而近因其家
之零替在朝者甚夥奉祀孫特為錄用布衣抗疏
字字腔血倫彛以之不墜凶賊以之破膽予於李
義淵見之中丞之贈豈云稱其樹立特令陞秩加

贈達城嗣孫之首被毒鋒凶徒之羅織吁亦惜矣
府院君家遣近侍亦為致祭故判書忠肅公李晚
成伊時事每一思惟令人盡傷此人且是文正之
叔奉祀孫令該曹問名草記故參判毅簡公洪啓
迪易名之後迄不宣謚云另飭銓郎斯速往宣噫
今茲之舉寔出於君臣上下不忘是日聿追 先
烈之意亦可為扶倫常樹風教之一助咨爾在廷
百僚咸須聽悉

褒錄戊申功臣忠臣綸音

戊申

王若曰是年是月即我先大王揚武戡亂之年

若月也當時之事尚覺心寒陰謀煽自嶺湖急鋒
直抵畿甸內結失志之輩外連不逞之徒藩閩既
多通氣郡邑間亦望風綴旒之形危如一髮儻非
威斷若神聖武不殺制勝樽俎天人助順顧何以
收鯨鯢化龍蛇奠磐泰於指眄之頃也舊甲云回
徒見山高而水清則以小子追感之心曷其不酬
忠報勞以答 前寧人攸受休哉一絲扶鼎則有
故奉朝賀崔奎瑞片言折衝則有故大司憲洪景
輔故參判吳光運同時殉節則有忠愍公李鳳祥
忠壯公南延年贈參判洪霖亦粵諸勲臣咸能協

籌奮膂亟盪妖氛盟申帶礪紀載旂常予懋乃庸
曰篤不忘故奉朝賀崔奎瑞海恩府院君吳命恒
豐陵府院君趙文命家遣官致祭蓋臣之褒嘗所
承聆記舊之舉何靳殊典靈城君朴文秀家一體
致祭故大司憲洪景輔故參判吳光運令攸司錫
以美謚以賁其忠清州表忠祠即三臣竝享之所
遣官即其祠賜祭收錄其子孫忠壯之孫前參奉
聚五其祖遇害時亦被賊刃創痕尚存夫妻之年
俱滿七十復見此歲事甚稀異特加一資豐原府
院君趙顯命家不幸無主祀人大非世宥之義丙

申特命宥一子竟為廷議所閣逢今年尤豈持疑
嫡長派免坐復其官彥城君金重萬錦陵君朴弼
健仁平君李普赫韓原君李萬圉咸恩君李森完
春君李遂良全陽君李益秘花川君金浹花原君
權喜學忠原君朴東亨等嫡長家賜食物其子孫
當召見故嶺伯黃璿夙夜盡瘁卒保全嶺其死也
國人至今悲之其後孫待年長先即調用贈大司
憲李述原以居昌座首罵賊而死祠名褒忠其子
遇芳殯父從軍手斬希亮等三賊可謂是父是子
亦令就其祠賜祭其後孫錄用贈承旨慎溟翊以

賊機通報營聞竟死於賊鄉人建祠祀之云降香
祝令本官往祭之府吏慎克終亦與述原溟翊終
始同事尋因疽背而死尚稽褒錄豈非欠典特贈
郎署鎮川把搃金天章清安別將張潭舉義兵死
於賊手其子孫令吏兵曹訪問啓聞後錄用故全
州判官李錫仁時賊孝為方伯賊顯之率兵到城
也拒守不納因繡啓有加資之命而身故未施云
加贈一階故倡義使朴敏雄故郡守金鼎運其功
卓爾才施貶贈之典而鎮川士人趙重觀捕獲偽
帥功不讓於兩人且聞在世其年已過九十特施

加資出征從軍將士之至今生存者倡義殉身之
泯未褒揚者令各部各道搜訪以聞

咸鏡南北關民慰諭綸音

王若曰咨爾北方之人役車其休歲亦莫止此政
村酒社鼓山樞互答之日而胡罹此仇離顛連之
苦也關以北數千餘里野無遺秉居無宿糧幾千
萬生靈嗷嗷然如在水火道臣評事之啓交聞迭
奏乙丙之枕遑可一日安乎予觀農政之書旱宜
田種澇宜水穀失之野而收之峽歎於此而登於
彼故曰周乎農者凶年不能殺斯乃諸路之所同

然而獨本道則一遇恒雨百穀俱瘁貧富惟均公
私遍竭重以山海兩阻貿遷無路假令箱有餘布
場有餘畜化居不得束手以俟此又諸路之所未
有而惟本道為然也然則今之所謂稍實也之次
也尤甚也特強以名之耳其實一也北關之歎甚
於南關慶興諸邑又北關之最方秋而流亡者有
之未冬而浮黃者有之蓋不待北來之言而地勢
民情可推知也嗚呼今夏之雨何道無之而畿湖
嶺南一是豐登關東兩西亦既免歉使本道雖遜
於湖嶺可方於東西則豈不同享有年之樂少寬

北顧之憂而造化每惜全功接濟茫無涯畔咎實在予民則何罪茲予命以奎章閣直閣鄭大容為北關慰諭御史往撫大小民庶留管賑政爾尚是依是庇無予云遐嗚呼言語之於感人末也今以九重之遠千里之遠乃欲憑數行文字慰諭爾莫接爾誠踈矣然敷心之謂言敷言之謂文文之所宣心有相感予雖否德為爾父母心之所在亦豈無自然通應之妙也調活之具面授規畫蠲免之政另循優典御服御供之需留作別賑更以內帑錢二千緡綿布一百匹胡椒三十斗付御史齎送

別買穀物俾辦粥飯饋之於餓逐之際咨爾北民知予懷保之苦心少須更各安其堵各守其業容俟東作服力田畝且勤且勸無失其時則上天至仁有願必從來牟之告熟理之常也咨爾北民明聽無譁爾飢若予飢爾飽若予飽爾困若予困爾安若予安予以爾與共休咎爾等縱不欲以予心為心得乎呼燭申申亶由腔赤咨爾北方之人

加冕申禁綸音

王若曰加冕之禁一言以蔽之曰亟可復也天下無萬全之法亦無兩便之事予於是禁獨以為反

是由奢入儉非萬全乎用夏變夷非兩便乎况吾先王成憲而未克永遵而久傳即予耿苑輪囷嘗欲復其舊而後已者於戲先大王五十年神功大業非予小子所敢摸畫而謹稽成憲之大者其目有五曰減匹也曰濬川也曰禁酒也曰互婚也曰去鬣也上二件舉而措之累十年民蒙字恤之澤人免沈墊之患而下三件之暫施旋格非出先王本意攷之國乘可按而知之然行酒重祀典也重民命也禁亦聖德行亦聖德決不敢更或議到互婚利害姑未敢質言最是宜革而易去者莫

勝於加鬣故曰禁加鬣即明 聖志紹 盛烈之一端云爾然因廷議之不一齋志多年迄今因循近幸鴻臚抗論端揆繼陳予一聞而犁然再聞而渙然今筵乃歷詢大臣諸臣斷以決之大抵加鬣之為樣見於禮經乎法書乎泝其本本非美制始也緝髮之容便成重首之飾爭相夸大滋致翔貴汰靡者不顧傾產貧窶者幾至廢倫弊斯極矣在所矯揉國中婦女加鬣一切革去去鬣專為去奢制雖殊而飾如舊烏在乎申令之意若其禁制與代式付之廟堂定成事日以聞令行日子京師限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五
以陽復日諸道限以關到後二十日莫曰婦女服
飾無關於政治惟予斷斷苦心在於明 聖志紹
盛烈此六字而從今以往可以由奢而入儉用夏
而變夷奚但搢紳大夫之怵惕榮幸感欣交中雖
在婦人女子亦庶幾風動而景從豈不誠休哉美
哉我東俗習一有法令輒以不持久為口實而令
出惟行不惟反金石可泐此禁不可弛凡厥臣僚
之立予朝者孰敢更以加髦一事煩聞乎典則已
完期日且定今後不從令者家長坐罰則有司存
焉咨爾中外臣庶須各聽悉莫犯邦憲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五

正宗

